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五

豫章

弟　　美父訂

仁和門人何　介石公父較

官制篇

帝王官制

昔者黄帝氏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官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少皥

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
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
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
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
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
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唐虞之代
分命羲和宅四方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內有百揆四
岳外有州牧侯伯虞舜有天下設五等建百官置三

公四輔師保疑丞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棄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皐陶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伯益作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冑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帝命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多承虞制殷湯定天下初置二相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制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

貨典司六職立六工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師六材時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曰三公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大夫通於人事者也行循矩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列士忠正強諫而無姧詐去

私立公而懷法度如是者衆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矣至其千里之内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此殷制也周與仰監前代廸訓厥官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蒞事惟能成王董正治官作周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乃施八法於官府。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而陳殷。置輔焉。施八則於邦鄙。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而陳殷。置輔焉。施六典於邦國。建其牧。

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而陳殷置輔焉是故以掌邦治則有天官之屬六十而太史而下史者五則書逆命令有人焉大府而下府者四則掌藏財賄有人焉宮正宮伯而下則王之起居服食有制也司會司書而下則國之會計出入有節也以至縣祿之有司則官秩得敘矣馮保之有氏則天戒克謹矣凌醫之有人則物和允時矣此修身齊家出治之本隸於天官者如此以掌邦教則有地官之屬六十而六鄉多士故鄉大夫而下州黨族閭比詳於教六遂多農故遂

大夫而下縣鄙鄰里鄉遂於養有師保諫救則糾過失者不憂其乏人有訓匡撣調則和風俗者不憂其無衛而樂以和禮則大司樂以下諸職共勸中和之美教本乎宮則舍人以下諸職爰粥教養之全此安國乂民隸於地官者如此以掌邦禮則有春官之屬六十而儀衛服物之有章則典命司常諸職是也朝聘接遇之有禮則大行掌客諸職是也祭祀祈禱之有徼則典祀守祧太卜司巫諸職是也死喪賻賵之有制則職喪喪祝諸職是也以至冢人象胥則因行

人而見附權牧雞繫則因祀供而脩設此私閑諸民
隸於春官者如此以掌邦政則有夏官之屬六十而
司馬之職貫於家都伍籍不要其不實司險之守達
於門闕防禦不虞其不譏若乃近而宿衛之嚴則太
僕虎賁肅其位遠而道路之阻則懷方合方宜其職
而問車之攻則戎右大馭之諸人是任問馬之同則
校人圉師之衆職攸司問器械之利則司甲衆人之
廢官具舉至於師旅克詰四夷來庭則又有司隸以
下凡六隸統蒞爲此乎國均民隸於夏官者如此以

掌邦刑則有秋官之屬六十而訟獄欲其平也則士師之設由鄉遂至都家若庶士雖市胥司獻亦設其任焉奸害之欲其除也則厲閽之司自掌囚至職金若而人雖螟蟈若蔟罪周其制焉若乃辯刑主於生民則司民者舉其數媒教爭平無訟則司刺司約司盟者奏其斗比詰國糾民出於秋官者如此以掌邦事則有冬官之屬六十而六者疆域之有制則量人封人爲之政小者物土之有宜則土均草人稻人爲之司以居民則有地征而載師均人諸職蘧其等以

質地則有市壓而司市肆長諸官平其量以奠山澤之利則虞衡作萑及獻獸薙柞之各麗其事焉以收物產之宜則絲枲羽角及染炭茶鹽之各貢其入焉此官國生民隸於冬官者如此此外而五等之國又各設其孤卿大夫士宣序其下一依之以建官位事焉於是乎五服羣后各以其方入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而天子時巡觀大明黜陟焉此周制之大畧也是故井收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法至是而大備謝服昉於陶唐而九畿封國之制至是而益詳

典刑做於有虞而五刑五罰之制至是而纖悉具矣故合兵農於田井基教養於鄉遂育俊造於學校大之而祭祀朝覲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法次之而車旗土繫衣裳冠冕之制小之而登龜取魚籍叢攻蠱水化火化之事靡不在焉上自王躬后宮以至於郊社宗廟邇自朝廷圻何以被於九服四海大官各有常矣而共關其政六職各有務矣而共理其事豈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固各有其官而痿痾播邦固未始不通爲一體而喻於不言也或鬪家孝

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以虛名而加實職并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古之大臣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萬事者皆贊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惟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大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吏者十有二爲徒者百有

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其大者猶兼而況于百官舉有可乎故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鄉一人是六鄉

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大軍之將也故夫六官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共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司徒掌教宗伯掌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司空掌事各有攸司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式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

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内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羲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爲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

大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與然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爲之務又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内庭宿衛士之賤者也烹庖褻膳事之辱者也酒醬醯醢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爲末用而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爲冗役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皆是人爲之蓋公卿大臣其内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

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趨走使令之職日與人主晏狎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咸移其心志者何所不至故雖文武之聖特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他日立政之作猶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蓋昔先王宗祀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聖德而宦官妾不得以乗間取榮寵竊威福固以此哉用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而非屑屑於樂親細務集

權勢以蓋已爲也故事權欲其合於一而內外廷之勢不容分雖王官后宮宮正宮伯之掌皆統而臨之日其掌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焉飲膳衣服灑掃啓閉次舍蹕辨凡供奉之人皆領焉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焉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嬪九御無女宮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奇衺稽其功緒其閒損益增減揀擇進御始

有晏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藏移之患矣葢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官刑旣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以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治天下矣故當是時也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宰夫率其職於下太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宰夫舉其法於下自內之王宮而言之小宰既建邦之官刑治宮之政令舉宮之禁憲宰夫又以法致群吏之警戒書其良能是於治內之法無不

致其嚴也自外之官府而言之小宰旣推廣太宰之八法以爲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旣曰不用法者有常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禁令徵政弊治敘考是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內也治內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爲甚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爲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淸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有易紀律者且官各有職事各

有聯矣而設官分職則又有小事大事之分不惟六官之貳然也在官正則凡邦之大事令其法守而聽政事在肆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義以佐宗伯在布憲則凡邦之大事惟合衆庶以號令爾在鄉士則凡邦之大事惟戮其犯命者爾在訝士則凡邦大事惟讀其誓禁爾有如宰夫之官刑必以詔冢宰小宰之歲會必以贊冢宰司會之灋治必以詔冢宰卿大夫之法必考于司徒稍人之政令必聽于司徒士師之獄訟必以詔司寇司刺以赦宥之法贊司寇此則

百官之聽乎六卿也不惟此爾若小臣則凡大事佐大僕若都家則凡大事必因朝大夫是又各從其屬之長也至於小事不惟六官之貳得專如內豎則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則凡國之小事治其禮義而掌其事太師則凡內外小祭祀小會同小軍旅掌焉罪隸則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則凡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行夫則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六官之小事皆然此皆其屬得以專達也且如縢夫一官有烹人庖人內饔外饔等職皆屬也而飲膳之事豈必自

稟於太宰司市一官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等職皆屬也而貨賄之事豈必曰稟於司徒是以官長則治其大者官屬得行其小者大則不嫌於從屬而小抑何嫌於專達也哉蓋以宰夫八職觀之則其職已有長屬詳畧之分矣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府則惟治其庫藏史則惟治其文書胥則惟秩其先後徒則惟任其奔走官府之八職如此旅不可以上侵司之目師不可以上侵正之要正亦不可

以下行師之凡師亦不可以下行旅之數小事則專達可也大事而不從其長可乎且以太宰一卿百官之所聽命者也八柄八統必曰詔王歲終廢置亦曰詔王至於作大事則令百官以贊王命而邦之小治則聽之四方之小治則待之太宰固不以小者廢於王而其大者且不敢以自專於巳蓋太宰之總百官則有道揆之尊太宰之佐一人則有法守之責有道揆之尊則不可以下侵細務有法守之責則不可以上侵大權太宰猶爾而況三百六十屬乎而又有官

聯焉以祭祀言之宗伯而下鬱鬯尊彝典祀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祭祀則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又以賓客言之行人而下司儀行人環人掌客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朝會則贊玉幣宰夫掌牢禮司徒修委積封人飾牛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太宰贊含鄉師治役司徒荒政遺人委積此喪荒之聯事也司馬治軍司徒致民小宰掌具縣師受法此軍旅之聯事也司馬教陳鄉師帥民司徒舉旗虞人萊野此田役之聯事也

閭師征賦。太府受財。司徒施征。司馬制賦。此斂施之聯事也。六官聯事不一而足。以至小事莫不有聯。典祀春官而得以征役于秋官之司隸。鼓人地官而得以詔鼓於夏官之太僕。秋官掌戮而得預天官甸師之殺。秋官蠻隸而得執夏官校人之役。鄉師地官而致于司空。稍人地官而聽政於司馬。有同寅叶恭而無畔官離次。有聯事合治而無分朋植黨。成周之官所以內外相統。小大相維。而無曠官者。六聯爲有助焉。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權若分而不相混。合

其聯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邦治之所以合也雖然周人聯事之意不特見於官然也其在鄉也則比閭族黨州縣之有聯其在遂也則鄰里酇鄙縣都之有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族師之登民則十人爲聯十家爲聯八州爲聯至於司關之官亦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無往而不爲聯也官治其有不會乎邦治其有不合乎惟其有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脈絡有貫通

而無抒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奸訛有官成則以之經理而無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據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無慢心有官計則人知勉勵而無怠志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刑令於百官府俾各修職攷法待事聽命其有不恭國有太刑既警之於其始月終則以敘受群吏之要歲終則令群吏致事復察之於其終而太宰乃詔王廢置於一歲之終行誅賞於三歲之後如此則治中之藏不真可與天府寶玉俱重而無愧與

繁露曰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皆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謀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

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一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者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精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精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

是故天選四時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凡四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

三為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為制取諸天之時
其以十二臣為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
止取之天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止
而已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條之每
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
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
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用百二
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比之皆合於
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為二十

七愼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愼而持九卿九卿爲三愼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愼以持天子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然而分别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盡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

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刑官之制相參相得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

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之選與十二臣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兩漢官制

漢代官制有公有侯有卿有大夫有士而遷敘有爵有秩有職官有加官公有三等太師太傅太保爲上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爲比公侯有三等皇子而封者曰諸侯王王子而封侯者曰諸侯異姓以功封者曰徹侯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爲上卿太常至少府凡九官爲正卿執金吾至三輔等爲陪卿大夫有三等二千石爲上大夫千石爲中大夫六百石爲下大夫大夫之下復有

士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凡四等皆曰士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曰爵自百石至萬石凡二十級曰秩自丞相御史而下中朝外朝官下至守令丞曰職官自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曰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而下皆待恩無常員其二千石而上有比者真者中者他官皆有試者行者守者中二千石京兆官最尊真次之比又次之守爲遷擢行爲權攝試則試職必滿歲稱任乃爲真而官吏多久任惟邊吏三歲一更均勞逸焉初高帝庶事草創叔

孫通苟趨時便朝儀多雜秦官而丞相宗正之置率不過因秦舊歷惠迄文一意休養賈誼請更官名見阻灌絳景帝雖稍有更革然自以奉常爲太常以廷尉爲大理至於以郡守爲太守十餘官之外無他聞焉至武帝雄才大畧出千古慨然定一代之章程建元二年遂省太尉之官明年置期門又明年復廷尉自是稍有損益若五經博士若大司馬若司直若諫大夫若水衡若十三部刺吏若三輔都尉既各因事以建官因官以立名至太初元年而又加詳焉如

以郎中令爲光祿勳、以典客爲大鴻臚、以太農令爲太司農、以中尉爲執金吾、而列卿武職之名定焉、以祠祀爲廟祀、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以家馬爲相馬、以行人爲行令、而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屬官之名定焉、以考工室爲考工、以左戈爲佽飛、以居室爲保宮、以甘泉居室爲昆臺、以永巷爲掖庭、以東園章主爲木工、而少府將作大匠屬官之名定焉、以右內史爲京兆尹、以左內史爲左馮翊、以主爵都尉爲右扶風、以諸侯王之太僕爲僕、而三輔之官、侯國之卿定

焉、至若置太卜於太常、輅軫於太僕、別火於鴻臚、建章營騎於光祿、皆有深意、非苟然者、其後如司隸之直、如羽林之更、如直指之選、曰搜粟曰屬國曰農曰奉車曰附馬、則以命都尉之官者也、曰中壘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曰護羌、則以命校尉之官者也、事有其官、官有其名、名有其義、大小相屬、內外相維、文武相資、以濟登一時之治、則帝之豐功偉烈挺然為七制之右者、其以此夫、

○○○○○○○○○○○○○○○

然議者謂置加官侵奪公卿之權以宦者主中書躐

成右右之勢易內史判屬畿輔之體而朝廷輕立大司馬絀抑丞相之統而僭竊啓增校尉分析禁衛之尊而征伐慘孰非自帝更張啓之哉其三公漢書多言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而實非也蕭何創定官制初亦不以此爲三公然其因秦置相國猶有古者冢宰之餘意但當時未置三公而相國爲極重之官無以復加故人多以三公過呼之耳相國秦時金印紫綬高帝更爲墨綬不言位爲三公也御史大夫掌副丞相耳銀印青綬其位則上卿耳則丞相御史俯

常謂之三公乎自高后以王陵爲太傅當時建議者必以爲古者三公閑官無職之義故以處陵耳非定制也至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則又失之矣成帝時何武以今一相不可獨兼三公之事請置大司空備三公官於是改御史大夫置司空而官之名職始亂丞相御史始爵均秩等而皆得謂之三公末年又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爲之哀帝雖罷司空復御史大夫未幾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則是取古六卿之名而實之以三公乃師古而名

不正會不若曩時背古而名號不類猶可借呼而無害也光武爲受尚書大義者不知華正而亦相沿爲名且既以之爲三公矣又以百官有司叢挫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丞相之職漢初選用人才盡出丞相高祖詔舉賢良必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後以陳平周勃屬呂后爲相而平勃卒相與協力謀誅諸呂則宰相之任得有所專而其權甚重不獨此也呂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左丞相平而不及趙尭文帝錢穀斷獄之問不過右丞

相勃左丞相平而不及張蒼九章之律定造於蕭相收孥之令議除於平勃是法令之更必歸之造命之地羣有司不與焉至於申屠嘉欲斬鄧通而劾鼂錯文章既莫之罪且遣使以謝之則其時相權爲甚尊至景帝寵任鼂錯多所變更內史更法定令而列卿未免出位之思御史謀制七國而無復副貳丞相之實漢制之壞開端於此武帝之初衛綰得奏罷賢良治申韓蘇張者竇嬰田蚡推轂趙綰王臧薦人起家至二千石權猶自重後帝懲其專欲陰殺其權遂增

重加官之制招選文學才智之士朝夕在側以薦導人物又令侍中侍詔事至得舉白至往往援經書古法與大臣相雜難而宰相日輕自其任中大夫侍中而謂丞相為外朝則內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其以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宰相也則外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其以吏六百而上調於尚書也則天下之事宰相皆不與知矣甚者御史言事日旰而事多決於張湯中大夫更定律令而議竟專於趙禹又帝性嚴峻多誅殺而丞相御史往往得重譴坐誅至

有引拜尚涕泣不肯受印綬者宰相之輕一至於此盖自太初來宰相建空名於百官之上久矣非持石慶劉屈氂輩之醇謹齪齪巳也且大事不得與聞而坐小事輒誅死豈理也哉及末年寵假大司馬之權命霍光以周公之事當時田千秋方處相位帝既不以委之而委之光則宰相之名移於光可也今也千秋為相自若而光以大將軍輔政則宰相之名不正矣於是大司馬至散騎諸史筦樞要者為中朝官自丞相而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故燕蓋之敗桑弘羊

之子遷與吏吳係獄丞相于秋召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會議問法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爲千秋罪則宰相之職復曠矣由其名之不正以致於職之曠故昌邑之廢楊敞爲相而不得預其謀至於聞議驚懼徒汗出浹背而已蓋霍光有宰相之實而無其名楊敞有宰相之名而無其實名之不正斯時未見其害終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政而丞相具位行文書至成帝之世張禹爲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平帝之世孔光爲相而政之所委乃在王莽卒之擅移漢祚

成四海之稱。其來遠矣。若御史大夫初不過副丞相
而御史府有兩丞。皆秩千石。毎人主有大事欲與大
臣九卿議。則曰制詔御史。或羣臣有奏請天子當下
與大臣議。則曰下御史。如制書班下諸王國。則御史
請於丞相。同書而行。此之謂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
侯王也。或班下諸郡。則御史與中丞同書而不經丞
相。此之謂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是也。以御史乃丞相
之副。而中丞又御史大夫之副。諸侯王尊於郡守。故
丞相主行其尊。而御史主行其卑耳。及御史大夫抗

丞相之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以意平決之而武帝又急於功利乃專任御史大夫事多自行是故張湯為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翟不與議倪寬為御史大夫與上議封禪事及徙流民四十萬於邊而石慶不與議夫大臣既不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輊柄臣而大臣無權小臣益橫至於其權既分列四出而貪權者欲起而收之雖簿書期會之瑣屑不惜以身冒為於是上多事而下多欺矣至中丞則在殿中蘭臺受

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初時尚書諸吏等職未設所謂親近天子而疎決內外以助人主聽斷者惟此一人而已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於是始置中書居中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舉不法又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之官不得居中制事不過爲掌治刑獄等官而已中丞之權既分則內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職皆弛而不振是以武帝末年公卿守令多爲奸猾不能制於是內置司直司隸外置綉衣直

指使持節擊斷於中都郡縣之間猶不能勝盖不知中丞之職廢而刺史奏尚書事多擁蔽故侍御史部刺史皆不得舉其職故也宣帝懲之復初制令丞相遣椽史按事郡國每事奏上丞相一一爲披陳之是以政修事舉內外稱職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故元帝時石顯用事奪丞相之權而刺史奏事京師復爲石顯等擁蔽及陳咸爲中丞欲申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卒爲石顯所排以此見中丞職久癈而奪於中書一旦欲舉之難矣至成帝罷中書之職而薛宣

為中丞所舉奏遂白黑分明則中丞居職其效如此初制蓋可忽哉至其九卿初以京輔豪右非一縣可令故屬之太常九卿之長而列侯屬之主爵尚書主章奏屬之少府皆有本末次第及武帝分更始改為三輔而太常之權稍微主爵之職遂廢用宦寺為中書謁者不屬少府而章奏始不由於廟堂以至建水衡之官而侵大農之職置中都三十六獄而紊廷尉之權而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迭用事而大臣之權盡去矣不思今之

九卿。固位曰宰相也。豈爲宰相不可盡信。而爲九卿
固可信耶。且朝廷重宰相所以自重。若使九卿、各行
其志以與宰相爭權。則朝政紛紛何時定。平將軍之
官自周末有之。以將兵得名。而國權重在兵。呂后時
以呂祿爲上將軍。示操兵尊重。專制朝權。文帝以外
藩入踐。即日拜宋昌爲衛將軍。藩邸爲車騎將軍入
宿衛。收兵柄。蓋安危係之矣。至武帝。外事四夷。建置
頻仍。後尊寵大將軍。青薄將軍爲泰官。而倣周官司
馬。置大司馬。冠大將軍之號。又設驃騎、車騎左右將

軍副之、而大將軍特重、霍光受遺詔輔昭帝、每大議冠百僚具奏上、而事趨決於光、因用廢立、天下莫能難、其子山顯卒以專橫賈禍、宣帝誅滅之、而詔大司馬不得冠將軍、權稍絀焉、然名號未除、至成帝尊用舅氏平陽侯鳳、遂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任政、而兄弟繼起在位、威勢出呂霍之上、天下寒心、哀帝即位、罷王氏列侯俾就國、當矣、而寵幸人董賢、至以大司馬復印綬官屬位司徒上、事益悖驁、無何帝崩、而王莽遂倚椒親起大司馬入柄國、又置三公官而

莽以太傅充三公尊以安漢公備四輔已復以宰衡位王公上而內移漢祚原其所以蓋外戚握兵專政之日久雖哀帝奪之不以道趨成厥勢而實自武帝寵霍光始也可勝悼哉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省官職固所以懲孝武奢廣之弊既省三公之屬而九卿之屬則又省既省朝廷之官而郡國之官則又省惟司隸校尉獨無所省尚書之員反增其二帝意固可想見矣抑不思漢初之制宰輔重於朝九卿率其屬名城封於宗室郡尉播於郡國其綱維固善詎可以

冗官視之蓋武帝之制可變而高帝之舊未可輕易也帝徒憤數世之失柄爲相權過重於是罷丞相太尉官不置踵西漢末設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尋改司馬爲太尉名三公析一相而三然獨責之綜庶務下親吏事而故時丞相有長史得以舉劾有司直得舉不法皆罷省所以奪其權也又王梁以讖文用韓歆以直諫死司徒鄧禹居外而尚書伏諶攝行所以替其尊也蓋其視三公也輕則其用之也易去之也不難在內不過責以吏事雖在外亦無所不

可統體不正專歸臺閣而三公爲虛名矣至明帝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而三公居將軍之下權益替焉若乃災異策免所以責之者益苛自徐防始就外除拜所以畀之者益輕自張溫始而終漢之世三公去爲九卿者不可勝數則體貌謂何至安帝時僕射陳忠疏諫曰三公冢宰王者所重在輿爲下御坐爲起以其入參大政出董百官所爲殊異之也漢典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而每有災異輙切讓責

免竊獨傷之昔成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翟方進
卒不蒙福故知是非之分上天譴告較然有歸也今
尚書決事多違故典以誑欺為尚宜責求其意割而
弗聽防威福移下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
國家萬世之應也時不能用甚且令自裁與以塞天
變也尸其位者豈不痛哉自秦置尚書禁中通章奏
少府令四人於殿中發文書漢典公卿用丹少府以自
事故尚書與中書謁者黃門皆為少府屬自武帝遊
宴後庭妨士人入內始用宦寺主中書謁者任以霸

○至宣帝察察核名實而宦者弘恭石顯以便慧筦中書迨孝元彌寵以中書令比周用事轉移上意熒惑其聰明蕭望之白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當之更置士人竟爲所傾詆自裁死天子痛悼而終莫能正其罪於是丞相御史帝師傅多爲所排擯成帝初始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僕射一人掌圖書秘記章奏實始用士人任猶輕至後漢事皆關決於尚書而帝又躬親政事左右近臣往往因時用事於是增尚書之官所以廣其職也不用令使而用孝廉所

以重其選也侍中尚書黃門諸官不以職屬所以成其勢也李固至以為出納王命賦政四海為王喉舌猶天之有北斗而後世尚書令及左右僕射遂為端揆之任始此矣和熹之世女主莅政以奄人便於傳達始復用之典領中書出納王命其後奄人引用族姓掌握與奪浸衍及於鹽鐵至其後且領羽林與宿衛樞筦兵柄於是尚書之權盡移之奄尹得封侯襲爵為將軍而禍亦伏烈焉桓帝時司徒楊秉劾中常侍侯覽章上尚書詰其越奏至以謂三公察外御史

察內爲當然而忘其本也豈不悖哉建安中曹操實始置丞相以大柄自予自尚書令而下編置其私人又都督中外諸軍則盡先漢權重諸職身悉總之遂以篡漢大抵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漢自孝惠垂拱責成輔相人主不自有所爲至鼂錯以五帝親事之說告文帝而文帝始不用輔相武帝初年田蚡以帝舅之尊招徠賓客薦進人物固有起家二千石之事然而政在朝廷使宰

相得險用人才亦奚不可使帝以蚡爲非其人則選擇賢德而委任之可也柰何欲攬威福之柄旁寄耳目故假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以後薦進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起家亦自驟貴然則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夫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固非矣

然此等猶屬朝士及後以中朝與外朝有黨而尚書等不甚周密於是任用中書宦者之屬及元成以後向之所謂侍中尚書盡屬宦寺而丁傅董賢相繼驕橫然則與其委之閹豎又孰若任之臺閣近臣哉故

後漢始猶以吏事責三公自明帝有錄尚書之制而三公始不預事矣宋弘爲司空欲舉侍中以法則三公猶得劾近臣也自楊秉劾侯覽而尚書詰其越奏則三公不得劾近臣矣選舉委三府尚書受奏御則三府猶得辟舉也自呂彊請選舉但任尚書則三公不預選事矣源流一失其弊遂至此哉古者諫官無常員工執藝事以諫瞽誦詩士傳言至元狩五年始置諫議大夫後更名光祿大夫自此諫官有常員矣古者左右前後皆通明經術之士如伊尹作伊訓周

公陳王業援引古義以訓導人主至武帝猶有古意從侃寬受四書歐陽生問尚書是也自成帝置金華殿講業而鄭寬中張禹講經其中非講業者不得執經以訓人主自是經筵有常所講讀有常人矣至若開石渠而劉向韋玄成施讎周堪之輩出開天祿則易雖之徒開蘭臺禁而班固傅毅於是乎進東觀設而黃香盧植蔡邕馬融於是乎登白虎闕而賈逵丁鴻由是而升則漢之人才不多出於秘省臺閣也哉而光祿勳又有議郎中郎郎中無常員多至千人中

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戸騎三將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故省中郎曰中郎散郎曰外郎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至羽林則以六郡良家補而武帝以便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名曰巖郎凡郎選其途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袁盎劉向是也有以富貲爲郎者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上書獻策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馮唐是也有以戲車格伍爲郎者衛綰吾丘壽王是也有

以從軍善射爲郎者李廣鄭吉是也有以經明甲科爲郎者名信臣王嘉是也然多以上人爲之則侍御有正人矣而承明金馬門公車黃門丞相府又有待詔之官無定地而奉祿薄厚亦往往不齊有待詔公車者東方朔之類是也有待詔金馬者公孫弘之類是也有待詔丞相府者劉德是也有待詔保官者周慶丁姓是也有待詔承明者楊雄是也有待詔黃門者李尋是也然以未試職者居之則俊乂有旁收矣至若外則分天下爲十有三州初放秦設監察御史

分刺諸州不常設武帝定置州刺史一人秩六百石成帝時何武言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哀帝時朱博請罷牧復史未幾復爲牧光武中興罷州牧復置刺史焉乃其職專以督察爲事凡二千石長吏有善狀者皆得薦達於朝而州部所舉奏司直得而察其能否以懲厲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至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但因計吏則不復奏事此刺史之畧也初文帝時魏

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其於恩賜閭里比令丞尉親致而歲時遣表丞相掾史按行郡國毎有調發則虎符參合以爲驗未聞遣使以生事也武帝一切務興功利始遣命使行於郡國則州郡之權盡出於天子之使而長安令買馬不具則當斬内史負租課殿則當免會稽守計薄不上則詔書詰責甚者均輸鹽鐵等官分布措置而州郡無一孔之遺務衣直指之使誅斷斬伐而州郡無一日之寧末年奸宄遂至於不可制蓋州郡之權輕動有牽制而不得

逞及沈命之法嚴州郡惟恐自累得罪又奚暇理其職哉宜帝懲其弊一切還州郡之權而丙魏爲相時遣掾吏按事郡國所奏者不過風雨災變而已長安吏民鬭殺横道則親過而不問盡不欲以事外之職侵郡國之權是以趙廣漢守京兆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皆百石張敞相膠東請諸吏捕盗有功者一切比三輔尤異黄霸治河南則獨用寬和爲名龔遂治渤海則得一切便宜從事此所由吏稱而民安歟至食貨志則又有好農使溝洫志則又有河堤使者巻

末傳又有護苑使者凡郡國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凡洲所監郡爲都置尹及丞他郡置守及丞邊郡丞爲長史而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亦有丞景帝更郡守曰太守郡尉曰都尉武帝復置關農屬國等都尉爲縣萬戶而上置令秩千石至六千石萬戶而下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他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游徼此外制

也常考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自盡其才趙廣漢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伐矣米輙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而盡斥罷諸病吏薛宣移書屬郡縣使易置惟其所爲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而又藏省他用自興學校尹翁歸論治東海大豪一郡莫敢犯禁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上獻之亦有道杜延年吾丘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竊發則璽書

詰責之而治行第一課最上聞者有增秩賜金之寵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然自武帝以來凡侍從左右之士如中郎太中大夫及博士以上無遷轉之法必補守相外任治効昭著者則入爲九卿若治郡無狀則不復升用是以人皆樂從而治郡亦多勉勵亦良法也故嚴助以中大夫守會稽而三年不上計因留侍中不復轉他官朱買臣以中大夫守會稽破東越有功汲黯亦以中大夫守東海歲餘大治乃皆召爲主爵都尉倪寬以中大夫遷左內史議封禪稱意公

孫弘以博士爲内史數年績最遷皆遷御史宣帝頗留意守相申明武帝法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如蕭望之以丞相司直守平原是也至其雖有侍從文學之才而不明於政事則老於郎中大夫之間不得遷選如東方朔終身爲郎茀與枚皐郭舍人輩左右倣諧是也漢制萬戶以上爲令其秩千石至六百石不爲卑矣有丞尉以佐治又有三老嗇夫游儌相與助其縣事故凡舉賢良孝廉茂才直言者皆得遷補其或郡縣吏勞績著者光祿勳舉四行

亦得為令議者以循吏傳不紀縣令往往以令爲卑

不知漢之待縣令顧亦不輕魏相以茂陵令而遷刺史焦延壽以小黃令課最增秩至於境有盜賊不專責之令而責游徼朱博是也縣有非常則已或造獄而不拘於律王遵是也韓延壽爲左馮翊不肯出行縣日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別善惡於外行縣重爲煩擾朱博爲琅琊太守不肯令椽行縣日縣自有長吏府未常與也薛宣得吏民罪名使縣長吏自行罰不欲代縣治若是者又皆縣令得以自爲而不制於

州郡故能不迫於勢不拘於職得以盡其所當為而聘其才蓋未始視令為卑也初選補之法說者以為自郎以上至中郎凡四等專以待補縣令故後漢猶言郎官出宰百里然詳而考之亦豈盡出於郎官哉蓋有自孝廉賢良舉者有自直言方正舉者有自茂才四行舉者有自能治劇而選自郡吏積功而遷者則進之之路亦廣矣然必出於天子之命非州郡所能辟置故張敞補吏有功者數十人為縣令必上名尚書薛宣使兩令換縣亦必奏聞此其實也至於治

迹既著則須刻超遷之賞亦厚故有遷郡守刺史諫大夫者有遷京輔都尉御史中丞者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者果何有定例哉甚者擬相為茂陵許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兼為長令侍中犯法者至斷頭權任亦可謂重矣大抵漢設官尚簡無冗員治尚久任少伺察權任無流品資格之拘遷轉無內外輕重之別建白無文武尊卑之差而又有洗沐之制有子告賜告之法均為近古後世之所弗及者焉

鄭氏曰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

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生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亦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竟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爲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

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
益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
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
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其
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大醫大官湯官
東西織室有庖人主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
中書謁者黃門內者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
皆於少府又復以司府永巷倉廏祠祀倉官宦
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

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得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奏部劾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後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隸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

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常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爲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臣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君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猶

參用士人爲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庭不復與士大夫相接始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乎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於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中丞御史猶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

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也然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爲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寖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史案事郡國而

不遣中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
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
方秉樞機相乃諉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
乃列奏其姦中外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
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
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
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
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
爲閑職而取尚書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

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舍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大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疎屬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揚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眞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

小人徒借察内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内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毁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内内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内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常觀之自出納之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相之官遂去爲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

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官正官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衛尉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大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大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内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各

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典。闈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國命寄之刑人。或冒侯爵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弊至此。至唐太宗之六典。庶幾近之。然舉國政散於臺省寺監之中。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宰相之職。則既政不出於一。而又以他官參議之。及同而兼之。是故政均於人。尚均於官。上不足以臨下。下亦無所忌於上。交相疑而交相忌。其終則宰相反奉行文書事

權迭出。而其時大臣清談不事事若財宏綱大
法一切委棄而弗顧。其不能拔於俗吏而困於
文墨者。則雖訟獄亦一切身親之。統紀不明同
歸於亂。然則周官太宰之制。至是而三變矣。後
之設官者而欲制治立隆。其必一循周官乎哉。

三國六朝官制

魏文帝時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爲樞機之任、其後或置丞相、或相國、或司徒、而中書監令常掌機要、多爲宰相之任、於是權在中書、外則防察諸王、建設空名、寄地而無實、而又設監國之官以伺察之、晉承魏祚、首建八公、大封宗室、置十九州、而刺史不領兵、渡江以來、王曇首、王華、殷景仁之徒、皆以侍中總門下樞要、容侍帷幄、爲國謀主、於是權在門下、宋齊有三臺五省、梁武定諸卿之位、分配四時、置

戎秩之官、百有餘號、其他多緣齊舊、陳氏稱小、唯循舊制、魏起自朔野、分部以擬大人、凡厥官名、多雜夷禮、道武平并州、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皆用文人、孝文時、王肅來奔、爲制官品、百司位號、皆準南朝、魏分爲二、而高齊名遵後魏、宇文周始用蘇綽、依周禮更定六官、自餘百官、皆倣周禮、其他將雖都督刺史之類、則依秦漢、隋初廢周制、唯以中書爲內史、侍中爲納言、自餘庶僚、頗有增益、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焉、

蓋自後漢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始爲機衡之任然當時尚書不過與聞國政未常盡奪三公之權也至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官始貴爲宰相而三公遂爲具員其故何也蓋漢之典事尚書中書者號爲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則姦雄之謀簒奪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而所謂三公者古有其官雖鼎命將遷之時大權一出於私門然三公未容遽廢也故必擇其病老不任事依違不侵權者居之東漢之末曹丕爲丞相而三公則楊彪趙溫尚書令中書監則二荀

華歆劉放孫資之徒也魏之末司馬師昭為丞相而三公則王祥鄭沖尚書令中書監則賈充荀勗鍾會之徒也蓋是時凡任中書者皆運籌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而三公之失權任中書之秉機要自此判矣至丞相一官西漢廢於哀帝之時東漢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處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處司馬師昭及晉則不置正符堅所謂朕以龍驤建業之謂也然東晉以至宋齊梁陳隋皆有之夫中書監能為宰

相之任則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爲宰相之任而常爲篡代之階則廢其名字也今觀魏以後之官品中書監僅爲三品而黃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則爲一品二品然此數官者未常以授人特宋齊梁陳隋將受禪則居之此外則王敦桓溫侯景亦常爲之夫高官極品不以處輔佐之臣而又存其名字使亂臣賊子遞相承襲以爲竊取大物之漸非所以昭德塞違明示百官也

初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

傳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廪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淸靜民以寧一所謂淸心

也。抑浮說。簡文案。畧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并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藏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唐代官制

唐之官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曰尚書曰門下曰中書曰秘書曰殿中曰內侍此六省也曰太常曰光祿曰衛尉曰宗正曰太僕曰大理曰鴻臚曰司農曰太府此九寺也臺有御史而其屬則有三院監有五監而其各則自國子而至於都水左右衛而下有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而至於

金吾衛千牛衛者凡十六衛爲左右率府而下有日親府曰勳府曰翊府而至於司禦率府內率府者凡十率府焉然其中則位叙之崇卑則有品自一品至於九品有正有從而正四品以下又有上下之別凡三十等焉定食邑之多寡則有爵自子男而上以至於王而各比其品之數者凡有九等焉自武騎而上至於護軍自護軍而上極於上柱國凡十有二等者所以爲勞能之别也自開府而下至於將仕二十九階自騎而下至於陪戎四十五階所以爲文武之

別也自東宮官屬及藩王府屬為京職事官自州縣鎮戍及岳瀆關津為外職事官所以為簡劇之別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常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謹守而循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讀周官嘆曰眞聖典也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能致治者未矣於是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二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之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

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官至景龍復有斜封墨敕之制而貞觀之遺意盡矣開元初玄宗慨然感周典六官之盛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付集賢院命張說等定官制令取裹於周官而臣下莫能遵明書久不上又久而意息至二十六年唐六典始克成宰相李林甫上之以三省舉綱維御史臺肅庶僚九寺五監理羣司六軍十二衛嚴禁衛詹事府二春坊三寺十率備儲官牧守督護臨畿外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名甚具矣武德初以太尉司徒

司空爲三公而貞觀中又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位三公上然皆無其人多缺不置此三公之制也其三省宰相之制尚書省統會衆務舉綱持目門中省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獻納制冊敷揚宣勞尚書曰都省門下爲左省中書爲右省有軍國大事則中書出命門下封駁尚書受而行之蓋折一相而三又以太宗常爲尚書令臣下避讓不敢當兩省長亦不以時授於是左右僕射遂長尚書省上常詔僕射嘗以洞開耳目訪賢才爲弘益諸細務宜悉委兩丞

惟寬濫大故當白奏者乃關審蓋重相如此已又思相重大難任思為官擇人毋狥資於是常以他官行相事而杜淹以御史大夫魏徵以守秘書監蕭瑀以特進劉洎以黃門侍郎及戴胄侯君集之倫並得稱參預機務稱參議稱知政務皆宰相職也於時貞良忠智之臣密勿謨議於內者衆無相之銜效相之職而獻替啟沃糾繆補闕以能致無秕政號稱太平則集才並用之效也其後李勣以詹事蕭瑀以宮保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李靖以疾辭位

優詔疾少間二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而平章政事之名昉焉至高宗後數易官名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而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中郭待舉岑長倩以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終唐世惟僕射侍中中書令獨名銜必同平章事乃為眞相不改矣開元中建左右丞相命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同日上帝賜宴賦詩寵之然罷知政事為丞相亦銜為名高天寶元年又更門下為左相中書為右相未久旋罷此宰相之

制也武德初詔置修文館於門下省後改弘文館教授課試生徒如國子開元中詔寫四部書置乾元殿更名麗正書院已又改集賢院中書選耆儒負夙望者侍講讀其中貞觀中置史館門下省已徙中書掌國史以宰相監修與弘文集賢稱三館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中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

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開元末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無定員內宴居宰相下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蓋古中書尚書黃門既任繁揔稱政府則內廷密勿啓告出納之柄當必有所歸亦其勢也而館閣翰林握輿樞始此矣此學士之制也以六部言之吏部之叙有尚書有侍郎所以掌天下之官也故郎中則有叙階之法員外則有南曹之選司封則等封

爵之制司勳則別勳級之序考功則覈善最之差此吏部之大畧也戸部之職有尚書有侍郎所以掌天下之戸口土田也貢賦之差則分爲十道戸之資產則定爲九等給田之制則曰永業曰口分凡有二賦役之制則曰租曰調曰役曰雜徭凡有四此戸部之大畧也禮部尚書之與侍郎所以掌天下儀禮貢舉之法令也而其屬曰禮部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凡五禮之儀百五十有二凡舉試之制科有六此禮部之大畧也兵部尚書之與侍郎所以掌天下之軍衛

武選也其屬曰兵部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以三銓
之法領其事以五等閱其才以三奇拔其異武官之
階凡二十有九勳官之等凡十有二左右之分衛三
三衛之分仗五天下之節度有八鎮戍之號等有三
傳驛則三十里制一此兵部之大畧也刑部之職掌
天下之刑法自尚書侍郎而下其屬有四曰刑部曰
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其文法之名有四曰律曰令曰
格曰式此刑部之大畧也工部之職掌天下之百工
屯田自尚書侍郎而下其屬有四曰工部曰屯田曰

虞部曰水部凡天下諸州軍管屯總九百九十有二凡文武職事官則有職分田在京諸司則有公廨田此王部之大畧也外官則諸夏方鎮初各置大總管府已改為都督府定為上中下等制數更無常其後分天下為十道道置採訪防禦黜陟等使治所部其邊方有寇戎之地置節度使得進節樹六纛總軍旅專誅殺入朝則置留後領府事其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政綱團練防禦各有使下於觀察使其天子非時遣使巡行方州又有巡察安撫存撫等使無常

尉至於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各置牧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得五府各置尹安東安西安南及北庭各置都護而州有刺史有別駕京縣有令畿縣若上中下縣各有令丞簿尉以其地爲秩差軍有將鎮有司馬門有令丞亦各以上中下爲差此皆見於六典之可考者也蓋常合而觀之唐制雖非純正然初制亦有足取者如三省六部尚書之屬也而以中書省中書令及舍人六員分判之考功郎又吏部尚書之屬也而以門下省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此三省之

相統也至於六部又自相經緯如屯田郎中掌公廨用者工部屬也掌歲計所用而支調之者戶部屬也至於會其賦斂俸祿公廨則以司刑比部郎中掌之此六部之相統也御史臺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內外官之罪惡皆由糾正權莫重焉然糾舉不當則左僕射左右丞專掌劾其過失是尚書省御史臺又相統也其曰散騎曰諫議曰補門曰拾遺而左乃屬之門下右乃屬之中書刪造命審覆不憂無人焉曰起居曰弘文既屬之門下夾曰舍

人曰通事曰集賢曰史館又以屬之中書則講論記注不憂無人焉故諫官得隨相入閤史臣得夾侍香案給舍得五花判事皆善制也若乃官以考功敘進所以責實也自高宗設泛階而其制始壞內侍不置三品所以防患也自玄宗用高力士而其法始壞至若出身非正流者不注清秩凡注官階卑而擬高者則曰守階高而擬卑者則曰行品不欲紊也自吏部以至臺省則曰前行要望餘則曰後行閑局名不欲淆也而常參供奉清望及清官之別號則親近儒生

之意可見館閣學士及待詔承旨之特制則尊重文學之模可遵此皆其制度之美者獨以中書令尚書僕射門下侍中爲三省長官是以漢世官宦褻臣之職以命宰相此識者所譏也然此特名之不正耳而其大患乃在於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專蓋三代之際天子所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卑者治其冗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天子至於無爲自封建之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浸遠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

王所以爲治者益勤然苟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今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任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魏徵戴冑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專典機密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自開元以後又以宰相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其體如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則爲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爲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猥多皆無足取其後天下多難

朝廷以官賞功而節鎮盛強皆得以僕射侍中平章事入銜示崇寵謂之外宰相然原其弊豈非太宗貽謀之過歟夫太宗但知責房杜日關訟牒爲非宜不知下兼他職之已失宜也房杜但知遜諫臣直爲得大體不知下行選部參掌考功監修國史兼領學官之皆非體也相臣如此又奚論他職之冗亂哉若乃六典原其設意實倣周官如六部尚書所以倣周之六卿也尚書之下有侍郎所以倣周六官之貳也郎中之制所以倣六屬之下大夫也員外之制所以倣

六屬之上士也中書令所以倣周之內史也史館史官所以倣周之太史小史也秘書省所以倣周之外史也不獨此也侍中黃門給事諫議本秦漢之制而尚書六曹之名蓋自漢而始盛散騎常侍之名蓋自魏而始合唐貫通而行之則其所謂法古者又豈獨在周哉然是時天子亦既倦勤而林甫獨當國郎三省官未常一日得其職而六典獨具文於是姦佞繼踵在位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李傑則爲水陸運使宇文融則爲租庸使裴耀卿則爲江淮轉運

○使論度支則以李元祐爲之使論鑄錢則以羅文信爲之使以至木炭則有使青苗則有使修書則有使自舉牧置使而太僕不得盡其職自戶川置使而戶部不得專其任無非奪有司之事者故百司之任最爲侵紊甚至如御史彈擊之司也如太府之出納者有之禮部掌藏業之司也分吏部之十銓者有之至繁從之害則既有三公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是政出於三也且一尚書之分爲侍郎者二爲其屬者四是爲二十四司矣然

則何所不統而外又有司農少府則戶部職也。太常宗正則禮部職也。廷尉則刑部之屬也。大鴻臚則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良醞則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則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則兵部之駕部也。而其餘四監隸之禮兵無不可者。夫天下之事以古準今雖日條具增繁而其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重而分之合而總之。其屬愈多而統自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既為漢之九卿則不可復合為周之六典猶之周之六典亦不能復別為虞

之九官總之也要而屬之也詳趨於治辦而已今唐之官品卿監貳尚書少卿貳侍郎是一職而二任之也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於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乃其所以為職也與抑又有異焉者自盜起兵興府庫無畜積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受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資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敗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此

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則名器之濫至是而極迨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出判度支杜佑以為救弊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乃上議曰漢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外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眾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

二各縣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
兼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兼也伯夷爲秩宗
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
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
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
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
將軍六十員舊各不廢新資日加[illegible]漢置別駕隨刺
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
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耳詎有事

實哉誠宜削冗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旣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庶凋弊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

○調亦何患哉議入不省元和時李吉甫爲相奏吏員廣出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日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民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

州郡少不必政秦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分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制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乃詔段平仲等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會昌中李德裕復奏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若能省冗官誠治本也於是令柳仲郢等裁減州縣佐官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咸怨焉噫亦少裁昔弊矣然大者未釐樽節畢小亦奚多益乎且自至德姑息方鎮以來節度使

封郡王得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而各自置副屬如本使則權竒於外重而方鎮之勢成自貞元以來內侍得掌禁兵扈從立功外制方藩內與南衙爭重而穆宗以後擁立者七君則權竒於內重而閹豎之禍酷是豈非官制紊哉蓋常論之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二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二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三百

六十總而建之爲六萬三千六百有奇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蓋多也今貞觀省内外官六百四十員非不甚美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平章事或與外任一官而數人守之員外官至二千餘人其末流之弊魏非太宗啓之哉魏鄭公常以周典爲太宗獻太宗以爲不幷用封建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是六典者太宗且未之能行其官制自因漢魏之舊本不與周典相侔開元玄宗

手寫六條命張說陸堅修撰經歲無成乃命毋煚韋述輩參撰始以唐之百官令式象周禮六官爲制而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院至開元二十六年乃成○然則唐制與周官本不相侔六典特象周爲制耳○如其制同則修書期久可就也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哉況唐自高宗迄於肅宗官名屢有因革而元宗一人之身三變官名元年改僕射爲丞相中書省紫微門下爲黃門侍中爲監至五年而復舊二十四年改王爵爲司封天寶元年盡易三省之名而

以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之類。先後自爲異同也。如此其制參斜與周之六官。司其所以同者不過曰尚書以政邦理以宣邦教。門下以和萬邦以緫庶務。中書以釐萬邦以度百揆之文而已。吁六典象周爲制。既非其實。元豐又復象唐以正名易若各脩祖宗之法爲不失舊也哉。

官品之數。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漢自中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魏秩次多因漢制。更制九品。晉宋齊並因之。梁因

之更制十八班班多爲貴陳並因之後魏制九品品各制從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階北齊並因之後周置九命每命分以爲上下凡十八命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而流內自此始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始焉謂之視流內而視流內自此始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從七品以署薩寶及正祓謂之視流內又置

勲品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始焉謂之流外而流外自此始夫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爲加官加官則兼稱之謂也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職任

○○○○○○○○○○○

是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散官勲階爵者亦加官之数而徒假以虛名凡朝廷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繫此是

其所以爲兼稱者又其所以爲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開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而臣人分茅建社令其爲階爵當復有此是得謂之當其實乎且職居其一而爲之加者至於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固無俸祿之資無管轄之柄無見檄之實無免役之優但止於色服資蔭而已所謂假虛名而濟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

假亦是爲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凡唐制自勲階進者叙以散官封公蔭叙明經出身亦以散官京官罷歸亦以散官勞考叙進亦以散官故有未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加者有免職任而帶者是虛假與試官殊科并非贅哉

宋代官制 元附

宋初官制有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其名秩無慮皆唐舊三公三師不常置亦獨爲親王使相加官三省長官亦不授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叅知政事副焉而中書門下尚書省並列於外別於禁中置中書爲政事堂與樞密院爲兩府叅祈一相而二樞密主兵而天下財賦若內府若中外度支悉三司使領焉叅同平章事於漢爲丞相參知政事其御史大夫也密院其大尉三司使其計相也官名仍唐而義類

依倣先漢者如此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翰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之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釐務之等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焉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以別流品則有階而文階之等二十武階之等五十有六以至幕職州縣之等七散官之等四凡四色焉以叙年勞則有勳而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有二級焉以寓封

賞則有爵而自王至男凡九等焉此其畧也初太祖以節使登極患異時方藩專恣之害而故等夷爲節度使以異姓領相銜者不下數十人會入朝乃用趙普計召諸鎭節度使殿前腹心罷其兵賜第進秩奉朝請而命尚書郎及監寺官權知州事以三年更代於是闔郡外不得擅土而州各置通判一員軍民之政令統焉以收州將之權大州或二人而所領支郡得直隸京師其所屬縣員缺特選常參官强幹者往知縣事示天下無外王者一統郎遠州縣邑皆輟

朝臣出守治之也、於是定考判之制、京朝省寺曹監及外州郡百官並別敕往莅於內稱主判於外稱奉使卽莞庫皆京朝名銜親其事咸出命於中書而體局於前代大變矣太宗嘗詔朝官奉使出州縣判知者受代還令中書舍人考校年勞品量才器而以中書堂所下闕員引對授之曰差遣院又置磨勘院殿最爲黜陟、已廢差遣院歸審官院主京朝官考而置考課院掌諸司幕職官考而體局始定、已頗用臺臣言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爲諫官置起居院專

左右史之職修起居注送史館置諸路提刑官爲監總州縣吏治蓋漸漸釐正官名事矣當是時朝廷淸明君相一德中外官大任使若大黜陟天子必與兩府大臣公聽並觀論定而後遣兩府宜授之百司庶府出入分猶皆得以職自達於上中書樞密院爲奏覆畫下糾統正而事權通以能官師相承擢用寔稱中外踐更遞遷一視雖無定員無專任而人即所務爲職司才必愼簡恩無濫授官無濫冗以遵職而課功於治體固未有損也然沿襲日久制不無少刓

弊況自省曹寺監類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勅不治本司事以故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如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缺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六統軍十六衛遇大朝會皆遣官攝事爲容而已諸節度使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授帶都督名銜實不行都督之事京府及四方大鎮有牧尹非親王不授諸路觀察採

訪防禦團練刺史皆遥領率不親本州務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蓋名實混一至於此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咸平二年舉入閣故事孫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職而天下之事舉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廢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紀綱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參爲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

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特創使額而軍需取足及玄宗後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炅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搆禍階至於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愈蹙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愼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併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部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

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模既定則進無苟充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庶幾可復四年司諫楊億上疏曰國家遵舊制並建群司然徒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資政典攸出令之存者但吏部銓擬秩曹詳覆自餘租庸筦榷由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所校定職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丞轄之名空設而無違可糾端揆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

周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素司於掌執台閣咸著於規程照然軌儀布在方冊國家慮銓擬之不允故置審官之司愛議讞之或濫故設審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郎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郎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郎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四司各揚其職寺監台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遺墜端拱而天下治豈難也哉若乃

員外加置。苟非其材。故龜下羊頭。形於嘲詠。斗量車載。徵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愼重。竊覩班簿員外郎及三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有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爲常參。皆著引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而序遷。今宜倣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昔者秦人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常變更。曾不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

此制權宜豈可經久宜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
奉祿分下中上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
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
地之闊狹區處而又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
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則各分有倫官業自舉又當今
功臣之稱始於德宗避難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
之號因一時之賞與為萬世之通規近代以來將相
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非輕遽不可遵行所宜削
除以明憲度屬當文化誕敷之際正舊章咸秩之時

也矣上論者嘉之然以因襲既久難於驟革既而言者相繼請復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廢爲閑所當漸復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厲意更新置條例之司設檢正之官兵部軍器大理將作學官司農各已修置董正治官之屬舉矣而名猶未正也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帝覽之大善謂是周官之遺也摹以賜群臣置局中書命翰林張璪等詳定上帝亦自考求故實間下手詔或親決以定其論乃下詔肇

新官制凡襃之百官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已而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而省寺監司曹之官各還其職矣久之尚書新省成帝自臨幸徧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諭勅爲所謂元豐新制也其立法百官庶務皆以類別如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詳御史非其長而以察爲官有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畧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考成於是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法至備矣不特此也兩

制以上不遷卿監轉制也今自朝請大夫直遷太中大夫此非有合於古歟少卿監以七十員爲額舊制也今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闕則補此非有合於古歟然合者固多矣而不合者亦不少也蓋舊制所以甄別流品者至爲嚴密宰執侍從之遷爲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爲一等進士爲一等世賞雜流各爲一等且進士等遷司諫一人及第并制科遷祠部進士出身遷屯田世賞遷虞部雜流遷水部夫司諫祠部屯田虞部今之一朝奉郎也而甄別若此今有

之乎六曹侍郎其遷不等侍從臣僚自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常調臣僚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夫六曹侍郎令之一正議大夫也而甄別若此今有之乎舊制前行郎中進士則遷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今以一例議該之是十二年之官一遷郎爲之矣舊制六部尚書侍從則歷禮部戶部吏部常調則自工而刑曰刑而兵曰兵而至吏部今以一銀青光祿該之是十二年之官以年俱歷之矣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

品混淆昔之官品品難於進今之官品易於亂流品有別則人安其分而無僥倖希覬之心官品不輕則名器加重而天下知所趨向今則反是烏得而無弊哉

又舊尚書省不總政務而中書門下合為一故治速今總於尚書而中書門下析為二故治緩厥後翟思奏言以為今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恭無異於未改制之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二吏而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故官愈多而吏愈冗祿愈廣而事愈煩每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吏部及

下寺監又下所領庫務自下而達上者亦然故不若
專弄省部則官省而吏少事簡而功速矣味思之言
則知元豐改制適增冗官多事之弊而已夫何名正
之有善乎畢仲游之言曰官階隋唐二十有九而今
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與舊之官品相對無併
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尼議
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
常以就新制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
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

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政務次期會信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名不當復而五季爲可循哉。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既又慮流品之無別也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而詞人爲左餘人爲右爲有焉已又慮其沮人爲善也故紹聖罷之而卿監以上不可不分則存其五焉若乃文林儒林務仕將仕唐及國初已有之元豐至承務而止選人之四等七資未釐也此崇寧所

以自承直至將仕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又增宣奉正奉中奉奉直四階政和末又改從政至廸功郎三階於是文階始備矣而武階亦詔易新名繼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而文武官制益加詳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曹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然動以繼志爲言首更開封守臣爲

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已而修六尚局。建三衛郎。又更兩省之長爲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爲太宰少宰。是時員旣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擬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乃請設局以修官制格目爲名。亦何補耶。嗚呼。國初盡釋節度兵權。而寵以虛名。不置殿中監而止曰都知押班。元豐正名。於此獨無所改。猶知祖宗自有深意也。政和中。蔡京當國。悉加都知押

班以大夫之名曰知省事曰同知省事曰簽書省夫改都知為知省事副同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效樞府事又易走馬承受而為廉訪使凡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並為正任非惟名器濫褻而童貫得以專兵稔蘖矣夫京之改武官制也女真已有窺伺河路之志併吞夷夏之心彼方習勤戎馬戰陣之事而京乃紛更武官虛名大抵皆取唐之武散官階與漢魏以來武官之名而雜就焉何異大盜隱伏門屏而家相方幸歌舞女稚修擊刺之容乎興衰治亂繫於人

事如此可猥歸之天數也哉又常因是推原改制變法之由而有感焉熙寧王安石之新法行此一變也元豐蔡確之官制行此再變也元祐初年方復祖宗之舊而紹聖章惇重行熙豐之法此三變也崇觀宣政蔡京用事最久紛更法度非止一端此又其變之大者而四變之餘靖康之禍作矣夫自熙寧至靖康五十餘年之間而法度四變新法再行而終廢官制遂變而不復國有棼絲之擾民無一日之安禍胎於王安石呂惠卿長於蔡確章惇成於蔡京王黼可勝

悼哉建炎中興參酌潤色因呂頤浩之請而三省之政令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僕射為丞相去二省長官虛稱道揆之名遂定然維府多艱政尚權宜御營置使國用置使修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並以宰相兼之總制司理財同都督督視理兵並以執政兼之因事創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爲建炎四年貿用慶曆故典其後兵興則兼樞密使兵罷則免開禧初始以宰臣兼樞密爲永制當多事時諸部或長貳不並置

武併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戶部不省不併兵休稍
稍滑置其後詔非曾任監司守臣不除郎官又增館
閣員廣環衛官然紹興務遵元祐以左右分別流品
其後以人言省去寧清濁相涇無絕人遷善之路橫
班以郎居大夫之上既釐而正之矣而介胄之士與
縉紳同稱寧名號未正毋示人以好武之機陳傅良
欲定吏官遷次之序衆論韙之而未及行洪邁欲改
三衙軍官稱謂當時嘉之卒未暇講考古之制釐今
之冗益自元祐以逮政和已未常因元豐之舊中興

若稽成憲二者並行而不悖故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徵而莞庫監局之官浩繁不齊皆先後所同便也試始剏而終罷或欲革而旋興有各當其可者焉其三師三公初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皆赴上於尚書省司徒太保太傅等府爲遷除若太師則爲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政和中詔以太師太傅

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爲三次相之任至是蔡京始以三公任眞相而以太尉冠武階三公自國初以來未常備官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計也是時所授三公之官不獨非人名體亦未正如鄆王肅王爲之則以子爲師傅矣童貫爲之則以厮役爲師傅矣嗚呼以童貫猶爲之則武臣無論巳宋輕師傅之

官一至此哉渡江自紹熙後三公未常備官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專政皆至太師焉其宰相之制初三省合一止以同平章事領相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久之他官得同平章事者乃或二三人曰昭文曰監修曰集賢皆其所也元豐定官制於是罷平章事參知政事不設獨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如唐官當是時首相王珪在位之日久參政蔡確疾其妨己欲軼之言於上曰三省長官位崇高卽唐不常置非臣等所敢當獨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足矣

於是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實始以尚書省治兩省事而兩省始分已乃本六典中書造命門下封駁尚書受成頒行之文確遂得以次相兌機務承旨奏事而左僕射顧以門下不得與獨主駁奏此竊元豐之制而偏重右相之權者也然其後駁奏滋繁政多所留滯元祐初司馬光呂公著相繼柄國乃請令三省分省治政合班奏事明同心共政之義而時議頗以唐制格之紹聖務反元祐有欲更分班奏事之

制者時左僕射章惇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意不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爲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蔡京奸政踵而行之此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者也京得政既久意亦自肆乃改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門下如初於是京以太師總三省事號爲公相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宰執皆居其下不敢與之抗此又重紹聖之權而偏重公相之權者也建炎初

以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復爲參知政事而三省復爲一乾道中本漢制詔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定正一品而參知樞密之設如故左相不特授右相於參知特稱國光是同平章事請老不得謝則稱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平章軍國事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元祐制以處文彥博而呂公著因繼之所以重碩德優元老也其後蔡京王黼譏其號自尊開禧初韓侂冑專縱實始以平章軍國事名官蓋去重則預者廣去同則

任者專已開邊命日一至中書總相即視事而他相不復知印賈似道踵行之權極重而國亡嗚呼唐初以三省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然省分爲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復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之名焉諸名之中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雖以稱宰相乃以處資淺之人在參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後則獨爲眞宰相之官至宋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贊天子旣

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則不復當有貴官矣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臣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輩蜂起盜地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爲而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

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爲之官也自此創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檀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蓋卑宰相而不屑爲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遍藩之割地者爲之權臣之擅政者爲之蓋雖官極尊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亦烏足貴哉其參知政事之制自乾德二年趙普爲相太祖欲置副而難其名問

翰林承旨陶穀曰古下宰相一等爲何官對曰於唐有參知政事於是詔薛居正以樞密直學士呂餘慶以兵侍郎爲參知殿廷不別設專位於敕尾署銜示尊重普慰其心而實浸分其權初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也而得升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自開寶始與宰相掄班知印押敕齊銜自咸平寇準始至元豐以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爲參知政事之職至建炎罷左右丞而門下中書侍郎即爲參知政事之名此事權輕重制度沿革之由也其樞密使初以

周時舊相范質王溥等於帝故等衰又新推奉欲尊寵以鎮撫天下並進同平章事爲相然唐有內樞密使本奄人掌達下章奏宣上命令於中書五代府業有用宰相兼使者則以命帷幄謀議臣趙普官之示陽下故相以慰其心其實相也蓋五季易置皆兵也宰相不握兵何以懲創而爲其所懲創者外則藩鎮內則三衙自置密院天下之兵稍悉歸之而三衙見宰執必横杖麾指則內無專兵之患矣沿邊統制諸路兵官皆隷密院則外無握兵之變矣此密院所以

專兵而不他及也然宰相得人自足辦此何必另置
一司哉宋沿其制常以宰相兼領厥後中書主民樞
密主兵二府敵抗判不相知及仁宗時二邊用兵知
制誥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而宰相
不預宜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學士丁度亦言今
之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下何所適從請
軍旅重務二府得通議之上參取其言內降令中書
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富
弼議命右僕射呂夷簡判院事而章得象兼使為邊

事定罷兼使如初元豐更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此有深意不許獨定制知院事同知院事專軍機中興後常以相臣兼樞使則國偏安將迫制改也其三司使則沿五代後唐之制凡四方貢賦之入一歸三司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省有正使位亞執政目為計相稱省主有副使位亞侍制稱省副外此有判官其員有二資序稍轉運有子司其員有六資序稅提刑通稱曰省判凡初除必任子司自子司遷鹽鐵等判自判而後副及

使益以財賦浩博不容以資淺新進之人厠列其間故有除執政侍從必先歷錢穀者有自三司度支副使權起居舍人知制誥者有先除權三司使而乃拜樞密者其所掌驅磨財計檢察憑由屬之磨勘造作軍器屬之胄案土木之工屬之修造河防之役屬之河渠國家財費無踰此三者而皆得而總焉則財用之出三司得以節之矣外之諸路轉運內之私帑儲蓄又皆得而總焉則財用之入三司得以考之矣至王安石爲相以周禮行新法持冢宰邦計之說謂宰

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乃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簿凡賦稅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坑冶榷貨戸絶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官制行又舉摩勘歸比部修造歸將作胄案歸庫部衙司歸都官河渠歸都水出納貿易歸太府而三司所統分裂於六部諸寺監及至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費紛起貂璫承受應奉不復關白所司而海內虛耗國藏殫竭原其所以然非熙寧惡利更法之所致哉至六部初時併省不齊而審官院則吏部職也審刑院則刑部職

也判禮院判禮貢院則禮部職也三司一職本舊戶部兵部工部不設主判蓋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三者鼎立彼此相繼樞密之權重則兵部之職省矣三司之權重則合戶工而歸之矣且三監既歸三司九寺之鴻臚光祿司農太府又歸之三司而衛尉分隸三衙統以樞密此其建置之分合也然官名未正體統不立自五代置三司而移戶部財賦之權自淳化雍熙置審官院而侵吏部銓選之權自審刑院建而讞復之議屬於中書不屬於刑部自三舍法

行、而升貢之庠、歸於學校、不歸於宗伯、且兵部之設、如古司馬、本以主天下甲兵出入之政、工部之設、如古共工、本以主天下百工營繕之事、今也握兵之柄、出於三衙、用兵之界、制於樞密、而兵部特掌其籍而已、則兵部於此爲閑曹、土工之興、出於官苑使、巧制作之工、專主於內侍省、而工部特掌其籍而已、則工部爲散秩、至元豐始舉六典之制、而盡復之、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郎中員外、判其曹三曹令史、承其事、都司以糾之、六御以察之、彼此相制、秩然不紊矣、

然既復禮部而太常如故既復兵部而樞密如故豈得謂無冗乎以寺監言之若乃漢有寺監無六典唐有六典無寺監宋兼之而事皆重複既設尚書六曹於上使百司有所統屬又置寺監於下使百司復得分隷故六曹之事裁決已定上翻行於寺監寺監所受符牒諸司並無可否而徒有稽留之弊且國初寺監猶爲寄祿至元豐而備官至崇觀宣政而官濫中興并省以光祿鴻臚歸禮部以衛尉歸兵部以太僕歸駕部是九寺止存其五也以少府入將作太府以

殿中內侍入內侍省以都水入水部是七監止存其三也以此集事猶覺煩擾焉若悉併於六部之爲美哉至若臺諫所以正君而律臣也王安石欲其便己也乃立六察省下察有司而不及二府以諫官隸中書門下而選置私人於臺諫乎何用經筵所以討論今昔也蔡確懼其有所言也乃以侍讀侍講爲兼官而不得以專其職以秩卑資淺者爲說書而不得說夫尊列於經筵乎何取館閣所以儲育英俊也京惇慮其言攻制之非是乃以學士待制之實職而爲貼

職、於是乎館閣爲虛名、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王
呂、疑其言新法之不便、乃以科舉之廷對而易制策、
於是制舉爲虛設、史官所以紀載善惡也、熙寧崇觀
慮其記新法官制之外、民乃擇同已者用之、異已者
擯之、而以蔡京爲左史、蔡卞爲右史、林希爲大著、豐
稷爲小著、於是乎起居著作爲虛錄、至於外之監司
守令、始藝祖懲唐任方鎮之弊、并晉後觀察團練使
諸監司、若防禦使刺史皆不設、無定員、無職司而別
差官判知其事、凡節度觀察留後承宣使若團練使

剌史以落階授者為正官帶階官者為遙領獨以敘武臣遷轉而已其充徐潞陝杭越福諸州置大都督府在上府上牧尹不授獨以命親王之建節者而都督掌史掌司事焉興元京兆河東江陵等府稱次府牧尹少尹不常除置官如上府而府州軍監具號權知府州軍事為民治如典時其諸路有經畧安撫使掌一路邊防機速軍民刑賞便宜裁斷之事而河東陝西嶺南有兼都總管職綴御戎或有都運使掌經度一路財賦登耗有無足上供及郡縣經費有提點

刑獄公事掌糾察所部獄訟并刺官吏是謂監司以班使及內侍充走馬承受隷經畧安撫使司無事歲一入奏四方動靜有邊警則馳驛上聞已改爲廉訪使及熙寧變法則於諸路置提舉常平司實掌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仍得舉刺官吏以行法焉至於復熙河則命成都買茶於熙河博馬置都大提舉茶馬司而茶馬司分合無常其坑冶市舶保甲弓箭若諸路州縣學政河北便糴各有提舉司邊防財用有經制綱運及撥發輦運二司並振監

司之體而州縣之任益輕矣南渡後患敵强國制以外輕而軍政無統也命宰相充大都督執政充同都督或執政若前相充宣撫使主宣威盡督護諸將總諸路軍馬皆因事而置以重事權其沿河沿海沿江各以文臣開府爲使武臣爲副鎮撫之又有招討使主招討盜賊制置使主經畫邊圉事而羣盜授招及敵國歸正人設鎮撫使授之其東京若西南北三京並置留守置行宮留守蓋稍放方鎮權重爲便宜矣其敵兵退則遣使勞問民疾苦採利害爲奏罷行之

曰宣諭使、四川淮東西湖廣設四總領司掌轉移辦給諸軍鎮錢、皆將置事已旋罷、最後選宗室親王忠幹大臣爲統制、開府爲淮江守而國已殫敝則外豈可輕哉、原其所以亦非其初之立法不善而後之變法者實壞之也、夫收天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聚天下之財聚入之京師州郡之財若不足也而猶足於自給何也、蓋當其時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單備餉給屬之運司統制單馬隸之守卒一旦有警可以

使之犯難而忘死其兵何如哉二稅分數隷屬州縣地利贏餘歸之本州經費職之軍資庫犒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財何如哉强不至纎弱不至削此國初之制然也熙寜大臣用意過當盡削州郡之權轄郡縣兵併兵額一路團結五千人爲一將置將副專領軍情離二役使不均而州郡之兵弱矣免役青苗色色取辦舊例則舉悉歸經費守臣所有者止有限額正使錢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區造而州郡之財匱矣兵不足以自衛財不足以

自給一有警急束手無措後日之患君子固預卜之

嗟夫州郡之權不可以不削亦不可以過削不削則縱過削則弱孰若其初制爲無弊哉

、楊誠齋曰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任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恩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

官則不兢其公而兢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才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才詔官則非才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僥於官而趍於財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冐于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是之謂寧汲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足于官有餘而位不足有無位而制祿

此以人棄恩之病也。且夫郡有常賦，賦有常入，一吏運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而又有判，爲小郡兵馬之官於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宮嶽靈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夫建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豐者客者高之爲擢使爲提領卑之爲主官爲監臨，此何職哉，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

而不病也以人棄思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
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
輿而巳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爲得策矣旣而鄰
里之稻生而巳之稻不生楚人者非不知愛稻
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巳之不賤爲不賤而忘其
數人之賤爲賤之大也設官以爲民也恐一官
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賤吾民者
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
者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

而創爲奉祠空虛之位以祿得無毀尾畫堤比耶

章氏考索曰古今天下有是民則有是相生養之事有是事則必有是相維持之職非古無而今獨有之也惟職當於事則知所以爲民職浮於事則徒知所以自爲而已少皞以五氏司民時五鳩鳩民事五工正以利民九扈正以扈民皆爲民也堯命羲和以授民時舜命九官十二牧以主民事夏商官倍亦克用人周家設官以

爲民極皆順天地代天工者也今昔建官上必量才而授下亦自量而受則知所本矣故夫無是事而立是職無是實而有是名者皆非也官茍可以理民則與其煩也寧簡職茍可以集事則與其華也寧因周典六官其來尚矣唐虞水土事殷故伯禹以司空居冢宰之任垂益以工虞分司空之職是時兵刑雖設民用不犯於是司馬司冦皐陶兼掌之而有餘禮樂教化務所當先於是司徒宗伯契夷夔分典而不足棄后

稷龍納言十有二牧食哉惟時凡以爲民也三代相承率由斯道秦不師古始輕變官制罷侯置守尊君抑臣燔燒詩書以愚黔首其意惟知自奉而不知有臣民雖然周之官制非至秦而始變也蘇秦爲國相許歷爲國尉孫臏仕魏爲將軍而須賈亦爲魏中大夫吳起守西河馮亭守上黨西門豹令鄴荀卿令蘭陵是則守令將相之名在戰國則已然特至秦而始定耳夫是制既定於秦而漢人復因秦舊自魏晉迄於隋

唐又復因先漢之名而升降之如秦漢侍衛之士謂之侍郎而近世居從橐之尊秦漢出入禁闥謂之侍中而近世爲三省之長秦漢僕射之職其卑而近世以爲宰相之任其升降輕重雖不同第顧其所任之人與夫所以爲民之意如何耳其或傾其制以病民後其名以尊已皆未免秦皇漢武之餘習也夫周之官簡矣復以三公兼冢宰以三公孤列九卿則其制爲益簡約得而不安秦漢以來官冗矣既有三公復有三

師旣有三省復有六曹旣有九寺復有七監則其制爲益冗民胡得而不病哉是故太古官名雲師火紀不必相同唐虞三代各有其號然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煬帝更隋制皆未幾而亡武后玄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未幾而亂漢光武宋高宗不更舊制惟務省官皆身置中興之功何也蓋君與臣爲一心臣與民爲一體設官分職凡以爲民也徒更其名制而不計其民之便與否是紛擾臣民之體統所以亂亡

相尋也惟能省官而從節約之制則猶夫清心而四體安提綱而萬目張茲其所以爲治也哉使武帝能循高祖之法玄宗能遵太宗之制神宗能守太祖之轍雖不紛更何害於爲治哉

通考論曰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illegible]

任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以鄙俗而難以語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建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簡俊之流宮伯內宰書聖賢之作述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

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侍中官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者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比同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能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

右所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常司官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常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常齊樂音將作有監貳而未常請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官校尉在漢爲兵衙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

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爲經久之規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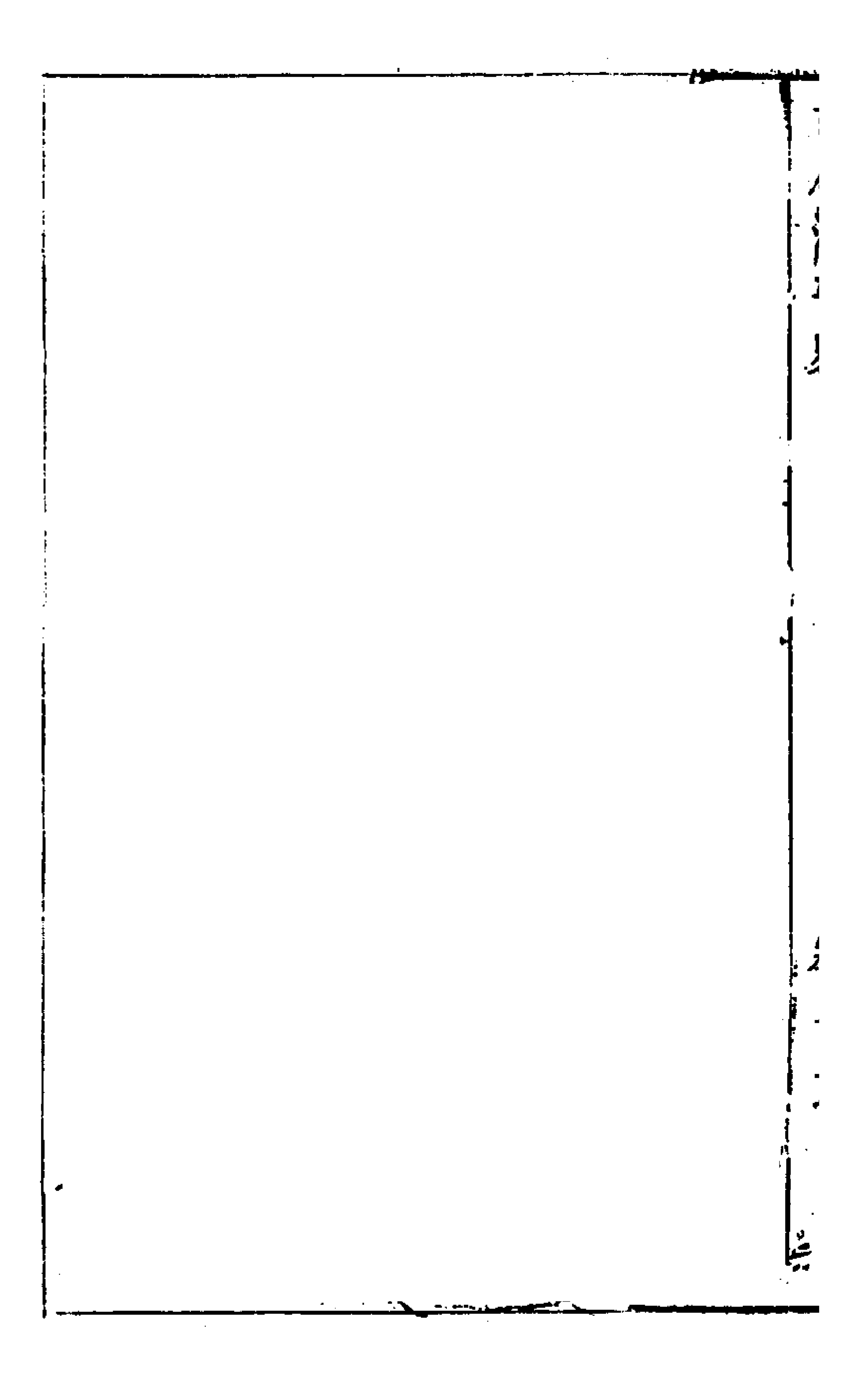
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副則漢南人焉此一代之制始備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而質簡之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下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能正勢固然也大

抵元之建官繁簡因乎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
簡牘所載而論次之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則罷
與夫異教雜流世襲之屬名類實繁亦姑舉其
大槩虞集曰天子擇宰相相擇百官治下之要
用人而已建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國
家之初任人惟其材能卒獲豪傑之用及得中
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
親近莫若禁衛之臣所謂怯薛者然而任使有
親疏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近門第有貴賤才

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僻宿衛者漫長其局則以自貴不以外官為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胄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事在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習於刀筆者為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於其間而致治繫之矣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姑貴其名而存之爾其

自學校爲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復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於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贊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世祖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畧如儒學之制而加達焉至於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

者執樂伎者爲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曆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遠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勳舊之後齎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國朝官制 附歷代陳翰

皇明建官卓然獨覽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纘其意于三代兩漢之上鑒秦始建丞相專權㨿放之禍罷中書府不設而倣太尉樞密院置五府倣六官置六部糾之以都察院達之以通政司參之以大理寺列以寺監錯以百司文事悉歸翰苑耳目專任臺諫俾輻輳並進分猷熙績而統于一尊體統正矣乃內設六部九卿以統治天下而外又設十三布政以分治郡邑内設都察院以振肅 朝廷而外又設十三按

察以分寄考劾兵部帥府以相維于內而布按都司以相制于外則名實當而防微密眞拓越漢唐遠矣是故以酬武功則有爵而公侯伯凡三等焉以聳職務則有官而正從凡九品焉以冠誥勅則有號而開國靖難翊運文武凡三列焉以敘崇卑則有階而文自榮祿大夫自將仕佐郎者凡十有八武自驃騎將軍至昭信校尉者凡有九焉以奠勞能則有勲而文自正一至從五為左柱國以及協正庶尹者凡十有一武自正一至六為上護軍以及雲騎尉者凡有九

隱然階勳散空名而給俸則視品以分隆殺職司則又視官以別輕重即品亦非所論矣今且以公孤言之初罷太尉以下官而李善長徐達以舊德元勳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掾屬坊閣　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陞爲之　賜坐倡和分四時以寄燮理之任而無何復罷師傅之官自魏公薨韓公雖亦絕響矣將下視博采鮮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　建文　永樂代不置　仁

宗初即位謂羣臣　皇祖考神聖無所藉昆師傅朕

朕末何敢于是拜張輔太師沐晟太傅陳懋太保蹇

義自少保進少傅至少師楊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

原吉進少保而公孤之官備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

必有變理之實也獨　宣德三年詔少傅士奇等

供職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庶

幾若首授矣而士奇榮領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

僅公侯伯而文臣以三孤以爲常　嘉靖二年以大

學士楊廷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策元功加太傅

四辭而止 萬曆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及卒搢紳聚而譁之以爲非故典然而 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尉前文錦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有譁者何也夫燮理責之論道以施乳臭卽公侯伯奚取焉且以道德爲王者師官不必備惟其人乃借爲酬恩然資之藉不惟混王者不備之賞抑以長臣子自恣之心至于身殁遂爲贈典尤無謂之甚矣若乃武職則政和之制有以太尉冠武

階者于義或可采云以勳官言之柱國古勳官也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受特進光祿大夫再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古所謂左右柱國者然　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徐得爲左柱國其鄧曹宋衛四公皆爲右柱國左柱國贈以光祿右柱國僅贈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

僅爲護軍王　永樂初大封功臣洎爵至正一品而
諸伯自茹瑺以下皆得爲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
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爲虛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
載亦稱曰榮祿而已　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
閣而已　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大
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
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
諸部之有柱國始矣　弘治十八年　天子即位推

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公等矣　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上　帝號加上柱國其後　上復以加少師嚴嵩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　上蓋欲以形言之僭恣　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萬曆中以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為贈而言者不嘗謂其實爲之兆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考滿

社國亦不易得故觧志焉若乃初因元舊置中書省令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爲之左右丞相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一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參議正四品　高帝定江左以至即大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俱如故　洪武三年罷平章政事食祿者不在華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專僭誅之因罷中書省散其柄于六尚書而條之甲令曰後有請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劾奏其人陵遲處死嗚呼聖矣百餘年來　天子不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內

閣而至　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　萬曆
初遂並人主之尊而兼其詳勢重矣是不可不變而
通也至于學士之制　國初己亥年置禮賢館　命
陶安劉基章溢宋濂葉琛王禕等居之甲辰年設起
居注乙巳年設太史監吳元年設翰林院俱爲侍臣
洪武二年定翰林院官制三年又置弘文館學士九
年罷十四年定學士爲正五品講讀學士爲從五品
十五年十一月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以劉仲質等
分掌其職然大學士之職階不過五品特以崇重文

備顧問而已況　國朝鑒前代壅蔽之禍革中書省罷丞相使政歸六卿分理不相混壓所以垂之祖訓者甚嚴而殿閣大學士亦不久設固未有相道之責也　文廟入正大統注意文學于壬午年肇建內閣于東角門內　召解縉黃淮處其中又選湖廣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纂修與議機務然七人始以翰林史職入直陞講讀等官及　仁廟正位東宮文陞春坊等官以後解縉以罪誅則謫廣西參議胡儼以國學缺人則推陞祭酒

而楊士奇等五人終永樂之世亦官止大學士蓋
爲衙門所拘初未有例至　洪熙初年以東宮舊臣
特加超擢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于是華蓋謹身武
英三殿之名全繫後委任日隆置三公三孤之官又
加至三孤領尚書職隱然有鈞衡之重禮與百僚殊
矣自此官制一變陳山以左庶子張瑛以洗馬各陞
侍郎兼大學士入閣然　龍飛殊恩非可爲例亦未
有由蒞部事而復入者故　正統年間陳循高穀苗
衷馬愉曹鼐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

舊意猶存可考也自　景泰初年俞綱江淵王一寧
以侍郎改兼學士入蕭鎡以祭酒歷侍郎兼學士入
王文以左都御史歷吏部尚書兼學士入于是　成
弘以來由侍郎歷尚書入閣者日久因襲不可復改
矣然計資敘遷亦未有歷至尚書已理部事而復入
內閣焉者自　正德初年逆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
首以附瑾取入內閣于是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
入劉宇由吏部尚書入曹元由兵部尚書入而　祖
宗官制大壞極矣及逆瑾伏誅而莫之改正者何哉

夫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聽獨斷之弊此　太祖

垂訓立法高出千古者也但政權必有所屬則設內

閣而擬議以成其變化者又　成祖勵精求治之

初心固並行不悖矣況政歸六部權在人主而內閣

參謀猶不得專制外事歷　列聖如一日也使居內

閣者仰體　聖祖之心輸忠宣力守憲率法于六部

有違失容裁抑之與天下順流而治萬世無弊矣如

或陰持宰相之柄使六部稟受風旨而後行豈罷丞

相置內閣之意哉且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

臣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 上意故 上不禁通也威福開已意故下屏息也刱自由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 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迹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是在人主擇矣尚書秦漢官也明 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于六尚書勢不還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制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歷

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每部分四子部各設郎中員外主事等官從以戶刑二曹煩委又分設十三司焉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 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歷然周世六官之徵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 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據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皆以爲未然至 文皇帝大位而悉更從 洪武之舊矣 永樂四年狩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鴻之

業雖傑行九卿印以從然　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

小庶務悉以委之惟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

六科都給事中以　閣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

部主朝儀往往令原吉兼攝是將六卿政本猶在南

十七年而　皇太子歸青宮以　皇太孫留守南京

六部政悉移而北　弘正以旋內閣日益重而六部

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勳業稍重加三孤東宮三師若

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藏

○○○○○○○○○○○○○○○○○○○○

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人主負可以太阿

輕授人哉。國初設御史臺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台事其後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七年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 永樂後發下

北、而畱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夫六部各有專職、掌選舉者、不得侵貢賦、職兵戎者不得越刑獄、我 朝遠稽成周、倣縣士都官、設左右都御史倣小宰、設副僉都御史、倣御史、設監察御史、凡四等、寄以言責、倣保氏之掌諫、委以代巡、倣撢人之巡行天下、復掌萬民治令之舊也、合清軍巡撫、省惟三人倣王制歲使大夫監于諸侯之國、國三人者也、先哲之言、曰不使卿而使大夫、大夫見天子之尊、而大夫亦足以御方伯、方伯權重、則易尊大夫、位卑而不敢肆、此其大

小內外相維用意亦深遠矣故政無大小得察之事無內外得察之仕無尊卑人無賢不肖得糾舉黜陟之是蓋約之而職省則政不出于多門職省而任專則弊不容于隱伏今幾二百餘年而奸慝不興豈非追法周官之義歟其巡撫自 永樂十九年勑大臣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考察官吏宣德初年添設漸多始 命巡撫官每歲八月赴京議事初各處巡撫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而都御史之差多本院堂上官更代至 正統十四年

以後國家多事、于各方面邊防有險要者、始有專職鎮撫、而其制益周于前矣、 景泰四年、以鎮守尚書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礙、于是改爲都御史、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定爲巡撫、兼軍務者加總督贊理、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兵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等項、皆隨事異名、若邊境有事、又有總督提督總制參贊贊理及經略巡視之名、近例尚書侍郎任事于外者、兼都御史、以便行事、事畢而罷、然各處巡撫員缺、廷推各衙門資望相應

者歷補非復本院堂上官更代之舊矣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高皇帝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叙遷爲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侄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中以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進階有差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

察設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雖品秩如故而兵部除移其權亦漸殺矣至　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而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資爲都督者不能十一也外此則出納　帝命通達下情者通政司也而有正使有左右使及參議之列焉審駁刑獄辨晰冤濫者大理寺也而有卿有少卿及丞之列焉

典祀百神寅清陰禮者、太常寺也、而卿少簿丞具焉、監視羣牧蕃滋乘賦者、太僕寺也、而卿少丞簿使具焉、掌飭膳饈會計豐約者、光祿寺也、而卿少丞簿錄事、四署二局具焉、若乃隆儲貳之任、則有詹事府有春坊有司經局、諸職輔導不憂乏之員矣、重成均之選、則有祭酒有司業、涖國子監、教訓不憂失職矣、專耳目之寄、則有都給事左右給事、隸分六科、規諫糾駁、不憂曠官矣、不惟此也、而以專奉使之事、則行人司設焉、以主書錄之事、則中書科設焉、以匡朝儀班

位之秩則鴻臚寺設焉以守寶璽符牌印章之所則尚寶寺設焉以主曆數星紀之事則欽天監設焉以督畜牧樹養之事則上林監設焉諸寺司監各有正副及丞簿吏目佐從之職而品亦各不同焉武職自五府而外內設錦衣衛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又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其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隸屬而他諸衛則分隸于五府焉以至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于掖庭者爲監十有一爲門四爲司二爲局六爲庫三各有正副使而一

東宮王府亦有司典之職不一其人爲外則分天下爲十三省而財賦屬之布政有使有政有議則承流宣化之職克舉也刑獄屬之按察有使有副有僉則糾劾平獄之職克舉也兵伍屬之都司有使有同有僉則訓練防圉之職克舉也下此則府有府正佐焉州有州正佐焉縣有縣正佐焉而循良迭出則親民之職無不協者也府有府教授焉州有州學正焉縣有縣教諭焉而俊秀時升則造士之官無不允者也以至番守有司指揮有衛千百戶有所而稅課織染

遞運河泊茶鹽草場倉驛莫不或司或局或所各分其職守者焉故權輿于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于唐而職任之綜理甚周滌涼于宋而蠲復之恩禮愈厚是以即有驕陵旋麗陳臬登無冗贅亦復汰除剗文武夾維內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猶行則齟齬不遂可謂備大精詳者矣若乃爲官擇人匪專于法因分宜力惟既厥心則又存乎其人焉

初　太祖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見

上覽畢因　諭諫官曰諭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

海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要職也至于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于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何所賴也四年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數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十三年

詔罷中書省官陞六部尚書為正二品不隸中書省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詔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中

開圖任大臣、期于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
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
朝廷之紀綱也、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
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于衆口、朋比逞于羣邪、
蠹害治政、謀危社稷、頼神發其奸、皆就殄滅、今革去
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各司所事、更置五
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
留于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
歷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旣出

聖裁實爲典要臣但慮　陛下日應萬機勞神太過
懇竊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
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
樂之類奏　請裁決其餘常行事循　制奉行庶臣
下絕奸權之患　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竟弗
果十四年七月定文職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內未
及初考而遷調改除升等者考覈平常量才降等兼
貶降者皆得初授階凡任內已及初考遷調改除或
任內已歷授未及再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皆

得歷授階凡及兩考而事跡顯著者皆得加授階二十五年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歷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于後世乃 命儒臣定其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二十六年又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臣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 詔刊行頒布中外 建文蒞政議

華冗員省府州縣元年更定官制已而以周禮卿大
夫士之制更定品級階勳特用方孝孺議　國政請
倣周禮建官于是成法掃然及靖難後吏部請悉遵
舊制　太宗然之常視朝罷嘆　建文多改舊制
聖諭羣臣曰只如散官一事前代沿襲已久何關利
害亦欲改易既又曰凡開剏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
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後世
輕佻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　祖法
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猶其智謀至于國與民

致而喪其社稷者有矣可不以爲戒二年 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食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由于節儉朕觀吏部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朕意諭吏部令諸司汰冗員庶幾省國用紓民 宣德二年吏部蹇義奏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事外其餘俱依制裁減在京

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俱宜裁革之四年吏部奏選官上因諭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君心靜則事簡事簡則官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僥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煩擾難矣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景泰四年御史

左門說國初建官有常近年因事添設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爲侍郎者倍于原額爲都御史者卒以數十計在外添設撫民管屯等官如河南參議二員今則添而爲四僉事三員今則增而爲七若夫巡撫鎮守之官則尤有可言者方岳各司十餘數不爲少矣每歲又差御史巡視立法可謂詳矣不擇方面以責成不選御史以督察乃復設官以巡撫鎮守令之巡撫鎮守往往多出于方面御史則令之方面御史豈亦他日之巡撫鎮守也豈有爲方面御史則合衆

○○○○○○○○○○○○○○○○○○○
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

○耶乞將内外官凡非 洪武之舊者悉酌裁罷庶民力可紓 國用可省委任專而事功立七年春 令吏員冠帶引入内府會官考試 成化中傳奉官盛至于閹老之子若孫甫髫齔巳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祿但不署事朝參大柢多出李梁方之門 弘治間馬文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今傳奉官八百餘人内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于今日請因灾汰罷 正德間亦有附權倖得文階者傳陞

乞陞者甚衆。嘉靖初盡革。至八年又裁冗官二千員。已而在京六部正貳卿往往停推。三十二年御史徐紳言。國家財力困詘。弊在設官太多。如兩淮山東既有巡撫。復于徐州添設巡撫都御史。漕運河道職守相通。復于濟寧別設管河都御史。山東德州既有兵備分巡。又有民兵僉事。北直隸紫城既有民兵僉事。而霸州又設兵備專司。又如蘇常地方兵備督糧參政。皆非額設。徒滋煩擾。請一切罷革。推之藩臬郡縣有司各有可併者。京營入衛之士及川廣之餉

有可罷減者俱交議處以省煩費　制可　于是吏部
言添設官獨戶工二部欽天監太醫院爲多但今邇
歷多事　廟工甫興戶工二部遽難除革欽天太醫
當咨行禮部去留之至南京并在外應革者當令南
京部及各省撫按會勘議奏　詔可仍令查各衙門
添注官見在員數以　聞已吏部查戶工二部太常
太僕鴻臚尚寶中書科順天府上林苑監制勅誥勅
房文華武英殿辦事各添註官員具名數疏進　上
曰各官即有添註務選賢俟何乃不行與補却往往

別推以致冗食者多自今內外官選有實缺即以添註者補之遴者該科甄舉朱櫝州議曰設官本以爲民而官多反以擾民故官不必備惟其人古今定論也今諸色之需選于天曹者率多稱貸于人又有責祿以薪美秩善地者則所貸又加數倍而至千金以上計者甚衆也其不盡然者或膏粱于前之家又或素儉朴而不事鑽刺者然亦罕矣及其涖職總計俸薪之入一歲所餘無幾若非刻民以自益則所貸終不能償況此外又有舟車往來之費人情宿債之債

乎又或經營以防速遐納賄以謀進秩乎以是知官之貪者多而廉者少多設非惟無益滋擾也必然矣今雖不能盡如唐虞三代之約請仰稽 聖祖設置之初可因者因之與夫歷代添設之員可革者革之獨不可乎以 京師言如五府六部九卿寺監司苑府州縣衛所首領職信不可無矣而其所屬之非舊額與夫南京之無職事者獨無可議而減者乎以外省言之三司鹽運府州縣衛所儒學諸職信不可無矣而其佐貳之多至數員與夫守領之當裁減驛遞

司河泊之當歸併者獨無可議而減者乎夫郡邑正官固皆有專城之責者也今上則有巡撫巡按糾劾之布按總司及分巡道統領之以任賢黜否足矣此外又有分守提學清軍督糧屯田驛傳等道皆得以統之而使之奔走供奉之不暇豈不難哉則此各道宜兼統在處兵巡而不必全設獨不可乎且郡邑既有正官專其責矣則軍之清盜之捕糧之督農之勸刑之理皆與有責焉或事果繁劇但添設一二員足矣今清軍管糧勸農理刑或有同知通判推官之數

員而州縣亦稱是焉不幾于十羊九牧乎竊見衡繁
者官雖多設而實皆奔走伺候于上司鮮有業其官
理其事者也從而減之攝之何不可乎各儒生擇文
行兼余者一人以司教職足矣而府學設至五員州
縣設至三員不知所教者果德行乎果文藝乎抑徒
備員歲月乎竊遍觀天下學校中求其師嚴道尊而
善人多者假百一耳何必多設以強臨諸生之上而
徒靡祿以耗有限之賦也哉又考　洪武間軍職二
萬八千有奇　成化中軍職八萬一千有奇比之

國初已加四倍迄今又不知加幾倍矣夫以八萬加倍之武職舞歲費靡然而能推鋒陷斬將搴旗者幾人哉祇見其寵祿染家創軍占役而已又何必多設以布滿衛所而徒靡祿以耗有限之賦也哉即此推之則各衛門之首領與夫巡司驛遞河泊等官之當減當併者不待悉數而可類推矣或者謂 國家取士有額軍職有襲今若裁減而兼併之則額定之文士蔭襲之武職將安置乎曰 國初設官不備則額取亦少今科場當稽其舊制之少者擇文行兼美

酌量取之且明示以官冗病民之說則鄉會之額進者可變通矣至于歲貢率多年耄始得出身但給以冠帶進授職銜不必實蒞所職歲貢亦可以變通矣

顧　上務減官而下不務減事則革于今者未必不復于後汰于此者未必不添于彼何也官與事相儷者也不可以獨省也且天下之事本無若是多也惟不當而無實是故多焉何也鈎校簿牒往復支辭非軫瘼之切也藻繢文飾務爲容美非靖共之忱也虛增聲數邀求官賞非明試之真也瘦惡咨奸掇求出

私非詰慝之要也則無乃為塵飯塗羹者與是故曰無實也夫事當則一可以當百不當則百不可以當一實則一為而一成不實則百為而百不成徒使文例叢與奸蠹浩積而莫可綑檢此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焉者也百年積習淪胥至斯及今不亟反之恐日甚一日不可勝救者矣

附歷代爵祿之制

周官太宰八柄之詔曰祿以馭富司徒十二之教曰以庸制祿是祿秩有定數矣故司祿則有

中下士班之內史則贊王以方出之不容苟也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是也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士田是也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焉后宮之人民則內宰均焉至于士族及衆族在外守城郭溝池者則掌固均之馭夫圉師府史之吏在宮中則校人等之內外朝官吏習治文書者則稿人共之若此者需有常數給有定員而一皆出

于廪人之所藏以待匪頒賙賜者也夫周人之班祿必使司祿班之而使宮正內宰等官給之不獨可以杜官吏之侵欺而且有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至于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厚權尊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隆殺又有別也若乃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待其耕而由上農夫食九人積之祿率以是爲差則又取之公田什一之稅而足以供之無煩他取也雖然祿不苟班食不苟制司士一

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必有其功而後可以制其祿，必任其事而後可以食其祿。無功而受祿，不事而素食，豈周官之所容哉。是故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焉；內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功事而正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焉，豈有食浮于事邪。不惟是，儲縣師歲終與稽其事以制其食；稾人則乘其事而下上其食。一縣工之微，且必求其事與食相副，則三百六十官屬豈有功忝于官

者邢至管于相齊爲賦祿之制賦祿以粟按引
而稅晉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公食貢大夫食
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
食家其後卿大夫祿地多踰于古伯氏駢邑管
仲書社至于三百宋與左師齊與晏子邑各六
十魯施氏之宰邑至百室鄭子產之賜受以入
邑晉頃公時秦后子楚公子干來求仕叔向賦
祿韓宣子問之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
夫一卒之田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爵以

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可謂允矣至若以原思爲宰而粟九佰孟子爲齊卿而祿十萬鍾則是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蓋無不以穀粟制祿也漢制列侯有食邑有奉錢其吏祿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祿各有差其見于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所謂丞相大將軍俸錢亦月止六萬是漢祿多而錢少貢禹拜諫大夫之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蓋寬饒以太中大夫擢爲司隷校尉

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以爲祿厚加之節儉有將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于祿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此東方朔所以借侏儒而諷上也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百石以下俸十五哀帝又益吏三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稍優游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六百以下加于舊秩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

○又

吏也永初四年又減百官及州郡縣俸有差凡受俸皆半錢半穀殤帝延平中二千石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當時計祿猶米多而錢少況于前乎而又伏則有賜臘則有賜立春則又有賜帛之制此載于漢官儀可考者也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帛有差宋永元初制州郡秩俸

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田祿以芋種爲斷梁天監初定九品令一品萬石二三品中二千石四五品二千石及侯景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惟別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後魏初無祿秩至太和八年始須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增調三疋穀二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其祿每季一請諸幸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至十年議定民官依尺給精而邊方小郡至一請給不滿疋云嗣是北齊則以

帛制祿差其疋後周則以粟制祿差其石隋因
周制大者差百小者差十而食封及官不判事
者皆不給已又給內外官職分田并公廨田各
有差以供用焉義寧二年唐王爲相國罷外官
給祿每十斛給地二十畝界之唐初外官無祿
貞觀中制有上考乃給祿其後遂定制京諸司
職有公廨田諸州則有職田亦各有差而祿米
以民地租充分官爲九品有正有從視品數而
給凡文武官每歲給祿以石計者總一十五萬

有奇而在外者不與焉其俸錢之制則以公廨
錢充公廨錢者官給錢本置令史府史回易納
息以充俸考之通典凡在京文武官每歲給俸
食等錢以千計者總一十五萬有奇而員外置
不與焉是唐初俸祿錢與米相等矣尋從褚遂
良之言罷公廨錢令史而本府仍給月俸所以
養其廉也永徽元年以租脚直為百官俸料其
後又薄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專
以稅錢給之又有防閤庶僕開元初從崔沔之

請始加賦以給官俸大抵唐制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而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于開元大曆數倍于天寶時方鎮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州刺史亦至十萬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為外太重內太

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爲宜是比大曆制祿又厚矣元和中李吉甫奏省冗員因言國初官一品俸二千職田祿米大抵無過千石至大曆而濫極常袞始爲裁限李泌又量增使相通融然有名在職廢事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減之詔始行焉遂爲常法自此至會昌以後不復增減此唐之大略也自唐正元四年定百官俸至僖昭亂離國用乏闕天祐中止給其半梁開平始令全給後唐同光租

庸使孔謙以軍儲不充百官月俸舊數雖多而折支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錢是後所支半實俸虛折顯德三年復給實錢宋朝之制大約依後唐所定數其非兼職者有一分實錢三分折支開寶三年減州縣官而益其俸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戶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又復州縣幕職等官奉戶太宗雍熙四年詔曰王者設班爵以

取貴差祿秩以養賢所宜各懋厥官共成庶務顧其稍食宜在優豐應內外文武臣僚等折支俸錢舊以八分爲十分支給自今並以實價給之景德罷兵之後恭詔凡俸給他物者京師一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帝嗣位以來承二帝恭儉之後富有多積承平既久賦斂至薄軍國用度之外未常廣費自奉且以庶官勤事非厚稍無以責廉故因行慶特加優給至入內內侍省亦等第加給焉仁宗寶元初論者欲損吏兵

俸賜帝曰祿廪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

寶元間陝西用輔臣議節浮費有議百官俸賜

上曰朕所欲去乘輿服御宮掖奢侈奇巧無名之費不給之用爾令朝家擇人用職俸賜自有定制何可裁減嘉祐五年定祿令之制兩府米月止百石而俸錢則宰相月三百千執政月二百千而使相則四百千其餐錢之在此外者以月計之亦不下四五萬錢則是皆俸錢多于祿米矣元豐肇新官制職事官職錢以寄祿官高

下分行守試三等大率官以祿令爲準而在京官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加大夫爲郎既請大夫俸矣又請郎官職錢視嘉祐祿制爲優至崇寧間蔡京秉政貪鄙者在位于寄祿官俸錢職事官職錢外復增供給食料既請僕射之俸又請司空之俸其餘侍從錢米皆支本色執政亦然則視元豐制祿又增倍矣縣與兵與京官以上各減三之一而小官之俸或反增于異時所以貴廉節也大槩宋初斟酌養賢前代俸給未

有實數也而彼給以實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彼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乎開寶優祿養賢見于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其身寄祿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自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入品然此特章服贖議請減蔭及

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稍減于元豐而紹聖復沿于元豐其切于已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于極也崇觀姦臣自奉逾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治世事止之意古之制祿爲天下公後之制祿爲一已私謁膏血之私奉溪壑之欲君子爲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敝可謂增損得其道矣然放其初制可爲後世法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日優小吏二日優外臣三日優故老遺人之

俸廩寧增之小官之俸給與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于慶曆按支外官供給見于給與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待者宜如何曰觀頤觀其自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為念而從事于囊帛櫃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

殆非所望于君子。是故所給俸務請之于府。在職奉使不肯廩給。天下未始無鄭公伊川也。然不可謂皆鄭公伊川也。自出祿米以濟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饑。天下未始無邑稱王居白也。然不可謂皆邑稱王居白也。至我 國初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 洪武元年。 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 賜銀十兩。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爲守令

厚　賜而遣之、三年、給朝臣袍帶、　賜廉吏嵩
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性行清潔者充學官、
賜文武朝服公服、又　賜冬衣、六年、　令京官
三十月一考、考升一等、外官三歲一考、考升一
階、增公侯伯都督丞相御史大夫等官祿有差、
八年、增尚書行省參政公田祿各百石、十年、制
賜給百官公田租充祿俸、初給典史俸有差、十
二年、著令給丁憂官俸有差、十三年、置判祿司、
頒臣戒錄、二十二年、　令六部都察院所屬歷

事官三年無私過者給全俸一年給半俸二十五年須醒貪饕要錄 永樂初令京文武品米鈔兼支以品次分有差 宣德七年大學士張瑛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俸 正統元年都御史言 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爲例延來小官多不能贍乞下廷議增俸 國初包隸力役當是時百官俸全支已乃折鈔鈔法不行小臣不能給遂有柴薪之名徵其銀月一兩 宜德中都御史顧佐以柴薪事

被訐 上問楊士奇對曰京官月俸一石薪炭
馬芻咸資皂隸遣半取直藉其用彼得歸耕人
情爲便京官皆然臣亦然自是遂爲例十四年
兵部重定官員合用皂隸數 成化元年國子
助教李伸上言五事曰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
必衣食足斯廉恥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
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于民宜 勅賜在內七
品以下文官全俸七品以上半之 上命議行
一按 國初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

夕冬至例賜酒米錢　永樂營建北京乃定每
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
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及十之三是
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　宣德間胡濙始請米
一石折鈔十五貫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
之需益繁折支贓數歲備一支　成化五年御
史李琮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紗羅及書畫銅錫
等器用皆委積塵中乃請以充俸鈔　制曰可
聽分撥各屬然日後亦數歲一行有絲帛及支

者若鈔則支者川益鮮矣又官吏折俸布舊于甲字庫折支者弊濶白布一疋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戶部以爲言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極細者不過值銀二兩而米遇貴石值銀一兩已自懸絕後又以粗綿布值銀三四錢者支與是粗布一疋准價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正德元年部臣議文職陞俸終身帶支者但照原官品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六品俸後復陞官不得隨品加支　嘉靖二

十八年、令戶部查中外官陞俸條格得青令後內外官俸級非係軍功者遷陞後不許帶支者爲令其軍功陞俸并柴薪帶支該部選將品級應加之數條具以聞

王弇州曰國朝祿數視前代差已薄而宣德以後以糧運艱窘爲辭五品以上三分折銀七分折鈔六品以下四分折銀六分折鈔折銀每石七錢折鈔者又改折絹往往每二十石不能一兩于是仰事俯育且不足不能不假借于皂隸矣至七年

尚書胡濙請官俸每石舊折鈔二十五貫欲減爲十貫而少師蹇義言 仁宗在春宮久深知官級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哉濙乃減爲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正統以前每兼一官則支一俸固辭者尤 正統以後兼官雖三四止從高者或以勞績勲猷加夫則爲特恩自是雖陞秩亦不免苞苴矣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五終